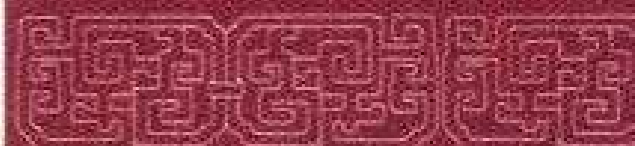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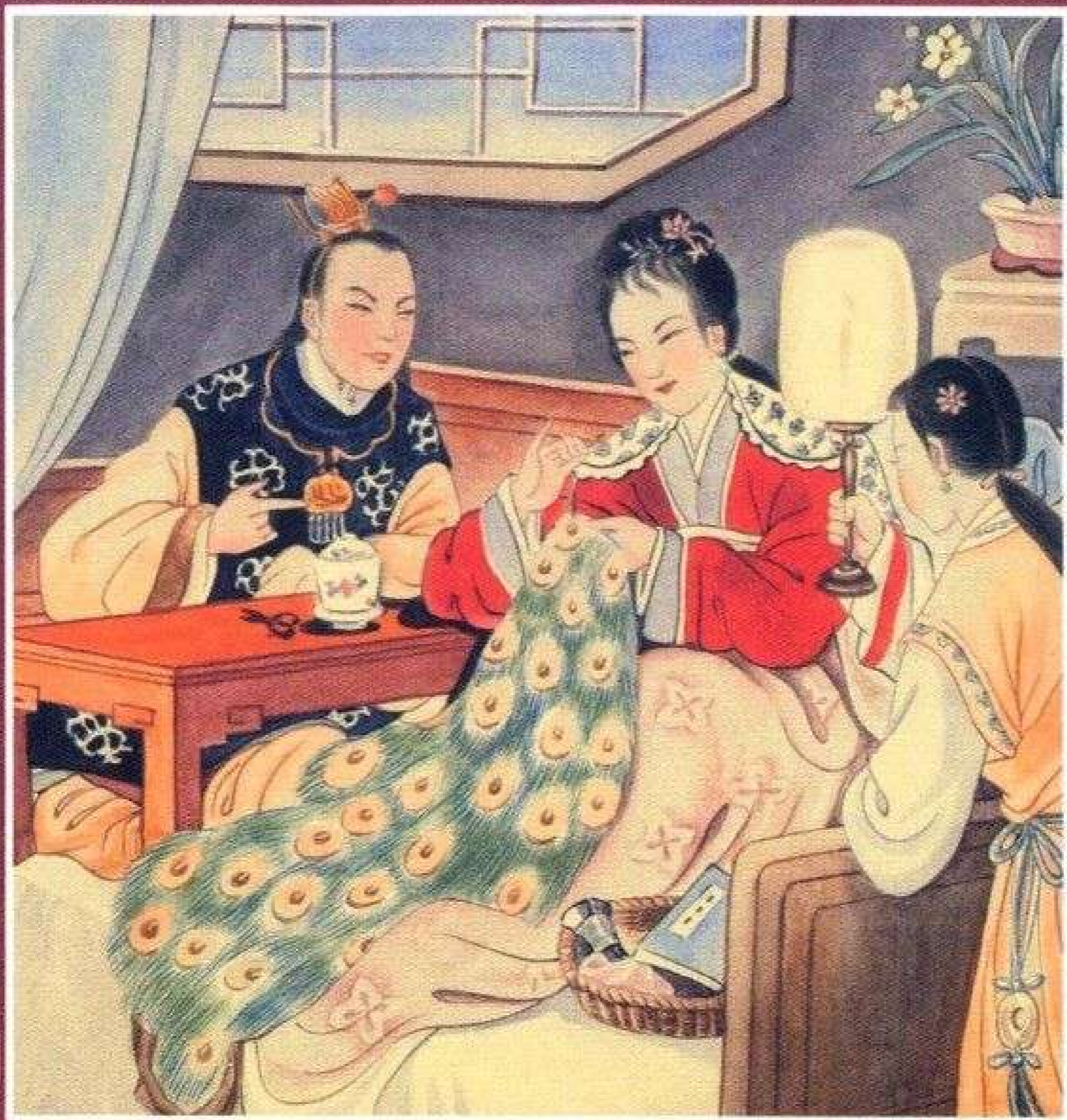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之死



红楼梦之十二

# 晴雯之死

原著：曹雪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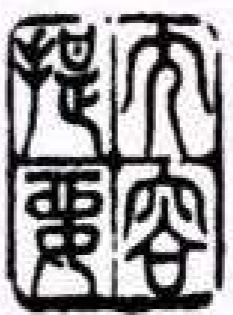
改编：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：董天野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晴雯是穷人家的女孩子，从小被买来做丫头。她才貌出众，但率直、任性，口角犀利，嫉恶如仇，却因此引起贾府主子的不满、恼恨。

一日，邢夫人在大观园中拾到一个荷包，专程送给王夫人。王夫人又羞又恼，与凤姐商议，突然袭击，抄查大观园。只因这一场查抄，撵走了迎春的丫头司棋，正患重病的晴雯也被活活折磨含冤而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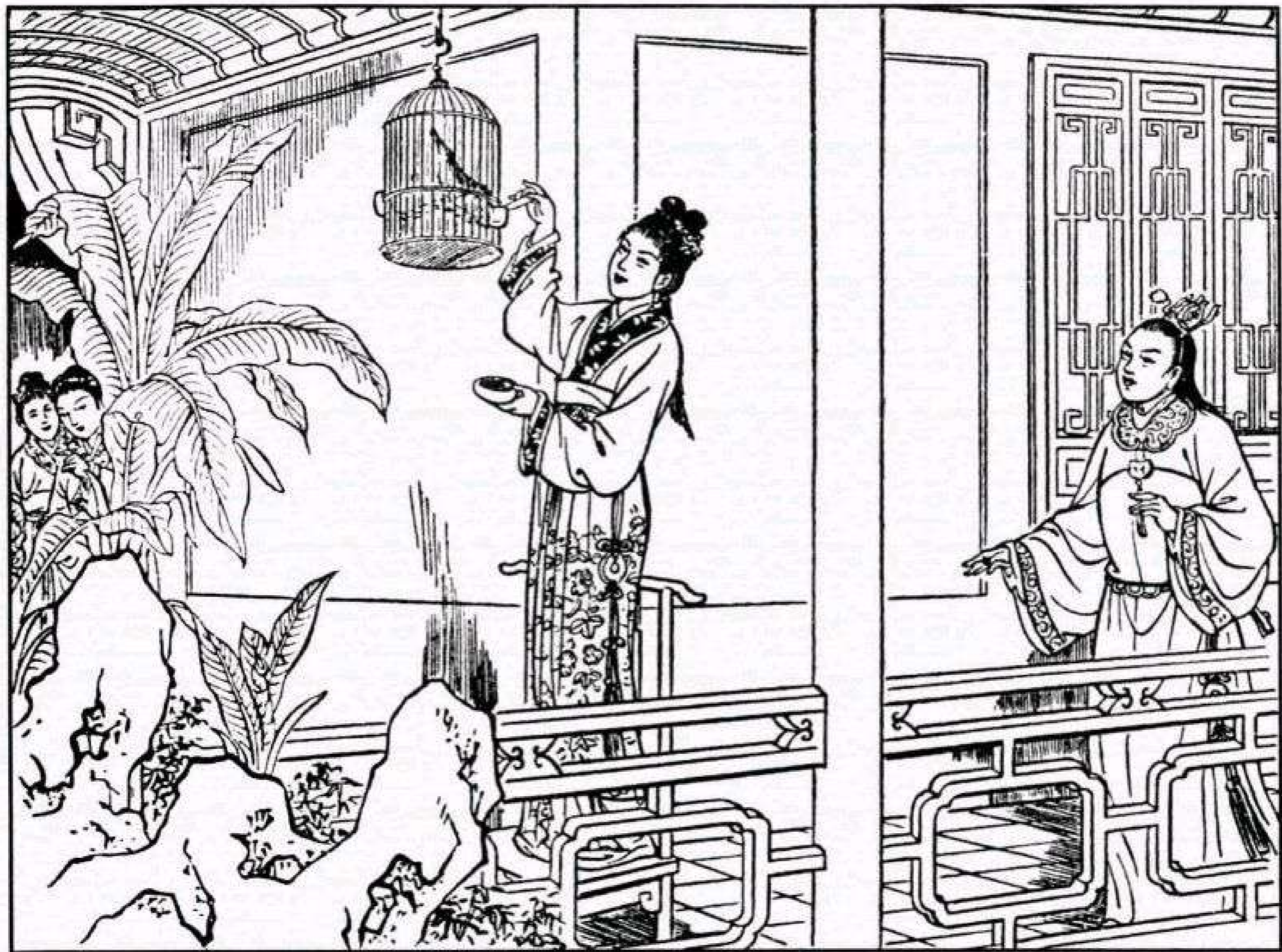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是一个贫苦的女孩子，十岁那年，被大总管赖大买了来做丫头。她模样儿生得好，并且十分聪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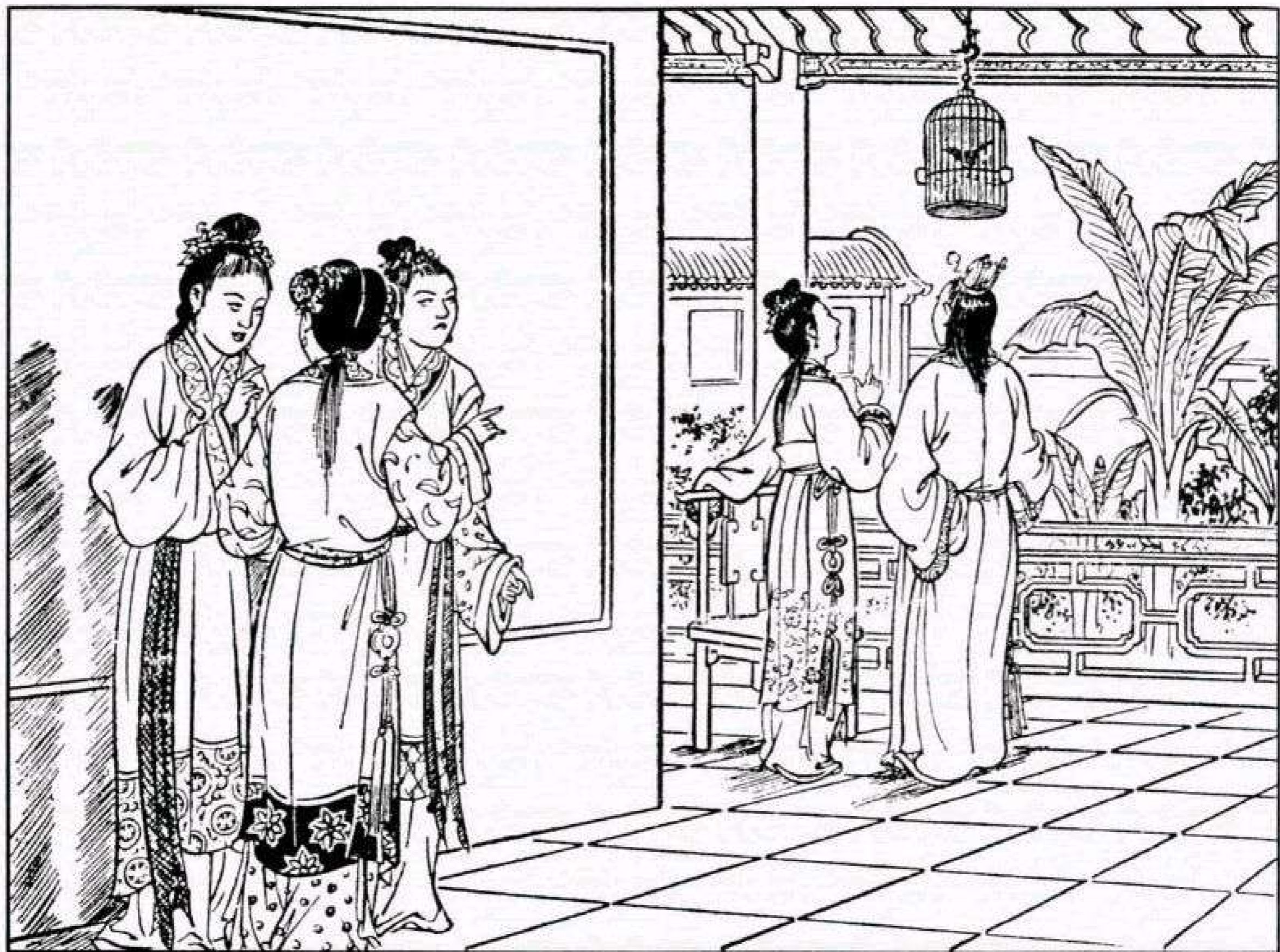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。一天，赖大家的带着晴雯进府请安，贾母见了她很喜欢。赖大家的便把晴雯当作礼物一般孝敬了贾母。



后来，宝玉搬进怡红院去住。贾母怕原来的几个丫头服侍还不够周到，特地把晴雯给了宝玉。



晴雯容貌美丽，针线活计又好；可是脾性爽直，口角锋利，所以宝玉身边几个大丫头，像袭人、麝月、秋纹等，都和她合不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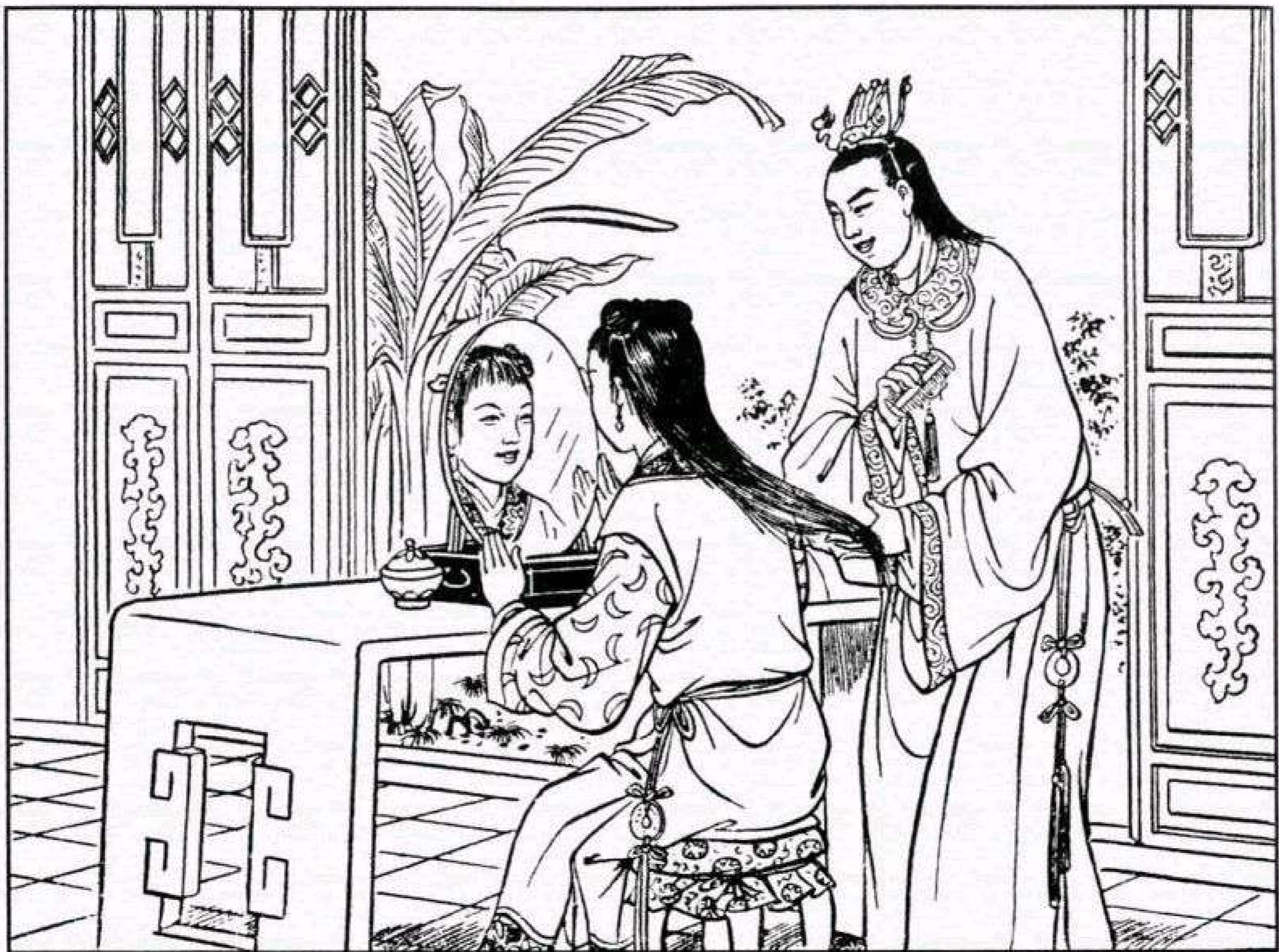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天，晴雯从外面回到屋里，看见麝月打开头发，宝玉拿了篦子替她篦头。她冷笑几声，就回身出去了。





她难说话。』麝月听了，忙向镜中摇手。宝玉和麝月对镜相视而笑，宝玉说：『满屋里就是



这时门帘忽地一声响，晴雯又跑进来，问道：『我怎么难说话？倒要说说清楚。』麝月笑道：『你去你的吧，又来拌嘴了。』



晴雯手指着麝月说：「你又护着他了。你们弄神弄鬼的，打量我都不知道呢！」说话间，袭人进来了。



袭人见他仨人脸上都不好看，赶过来向宝玉道：「好好儿的，又怎么了？可是我说的，一时我不到，就有事故儿。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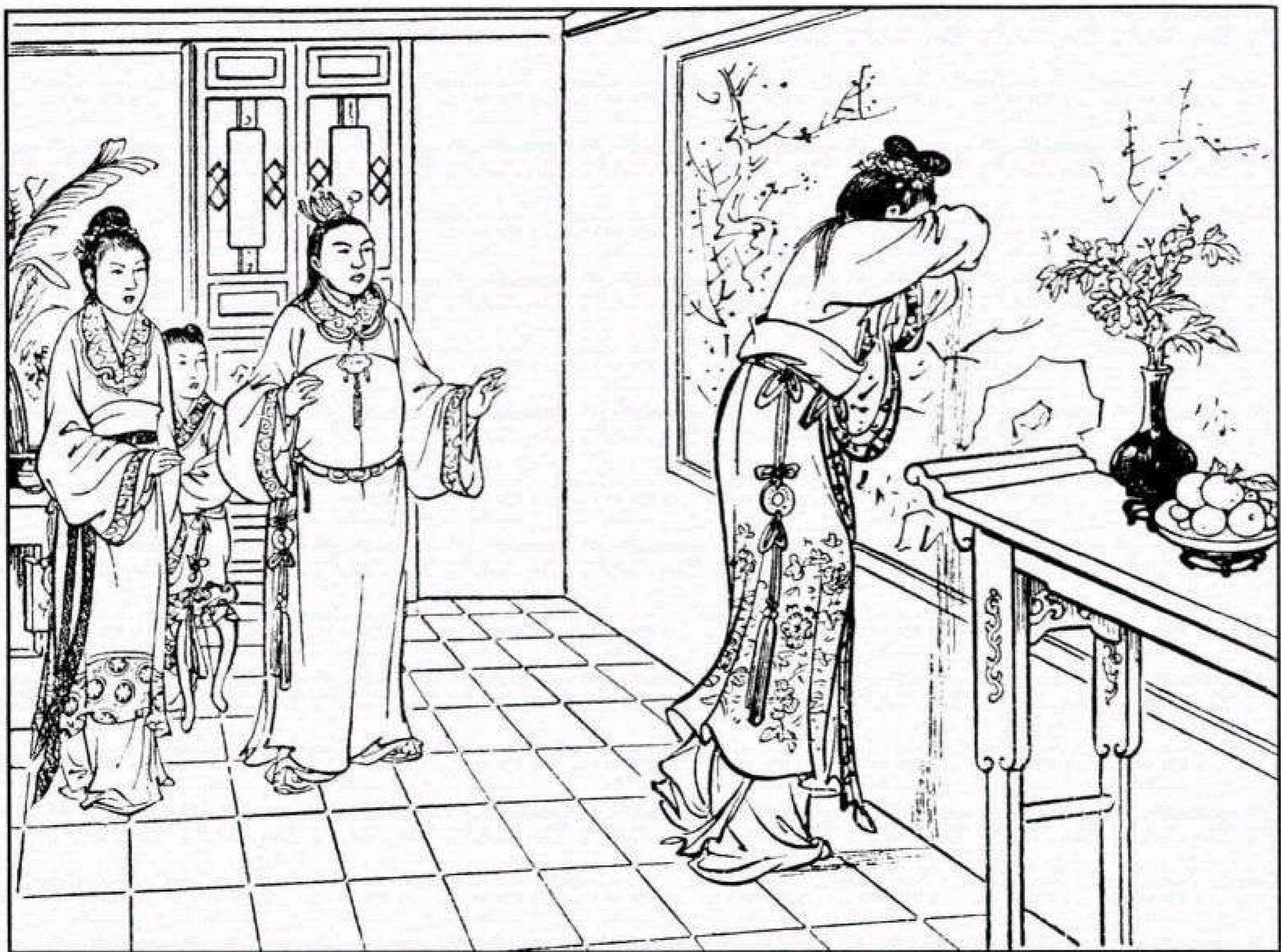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正没好气，听了这话，冷笑道：『姐姐既会说，就该一天到晚守着二爷，也省得我们惹是生非的！』



袭人羞得脸儿紫胀起来。宝玉怕晴雯说出更难听的话，相劝道：「你不用带枪夹棒，恼这个，恼那个，我也猜着你的心事了。我去回太太，打发你出去就是了。」



谁知，晴雯因宝玉平素对她好，原是任性惯的，今见宝玉也顺了那一边，竟要打发自己出去，顿时一阵伤心，哭起来了。



宝玉见晴雯哭泣，跟着也哭了。袭人看到这种情形，忙跪下向宝玉央求。宝玉叹道：『叫我怎么才好呢？这颗心便碎了也没有人知道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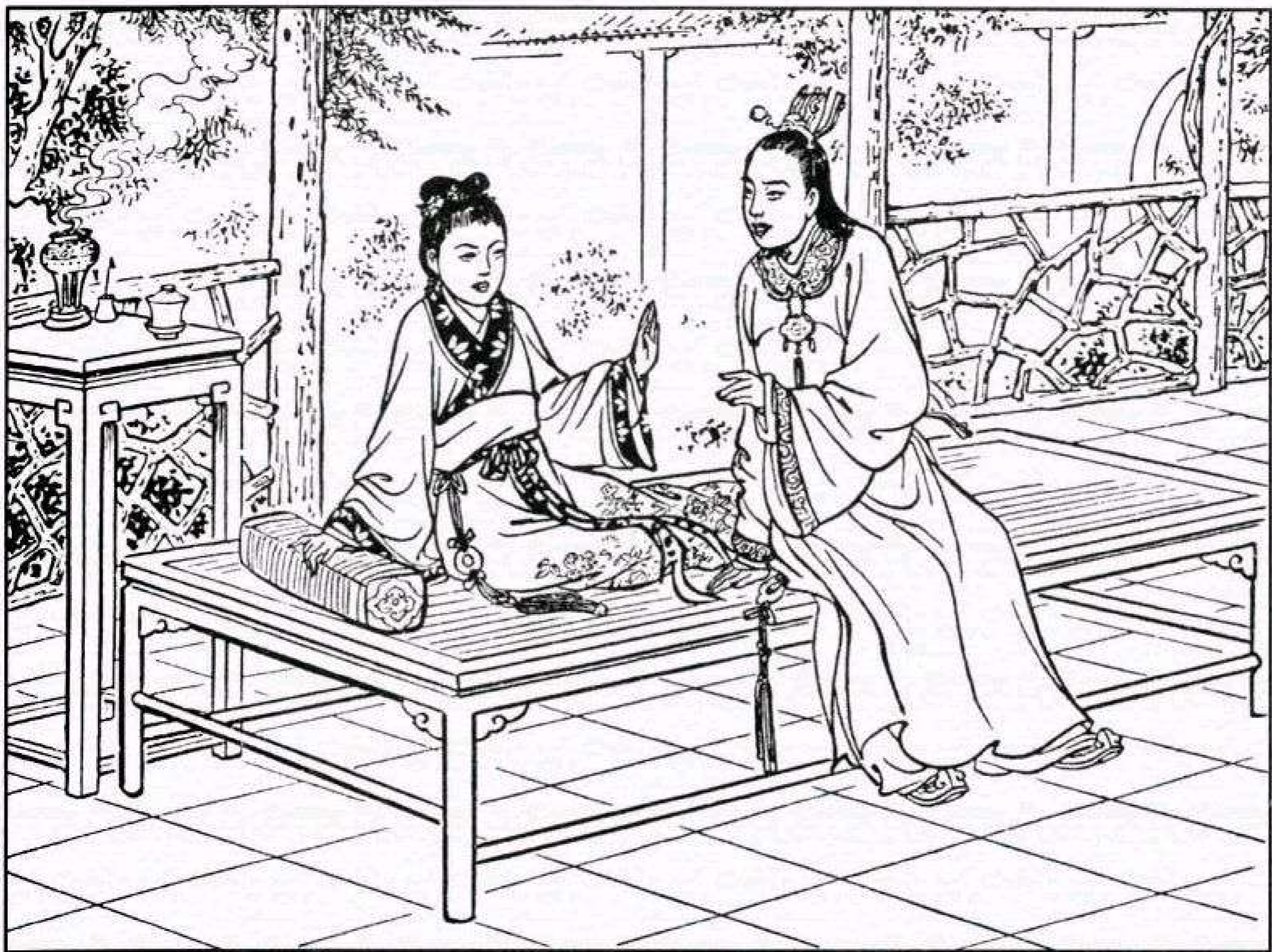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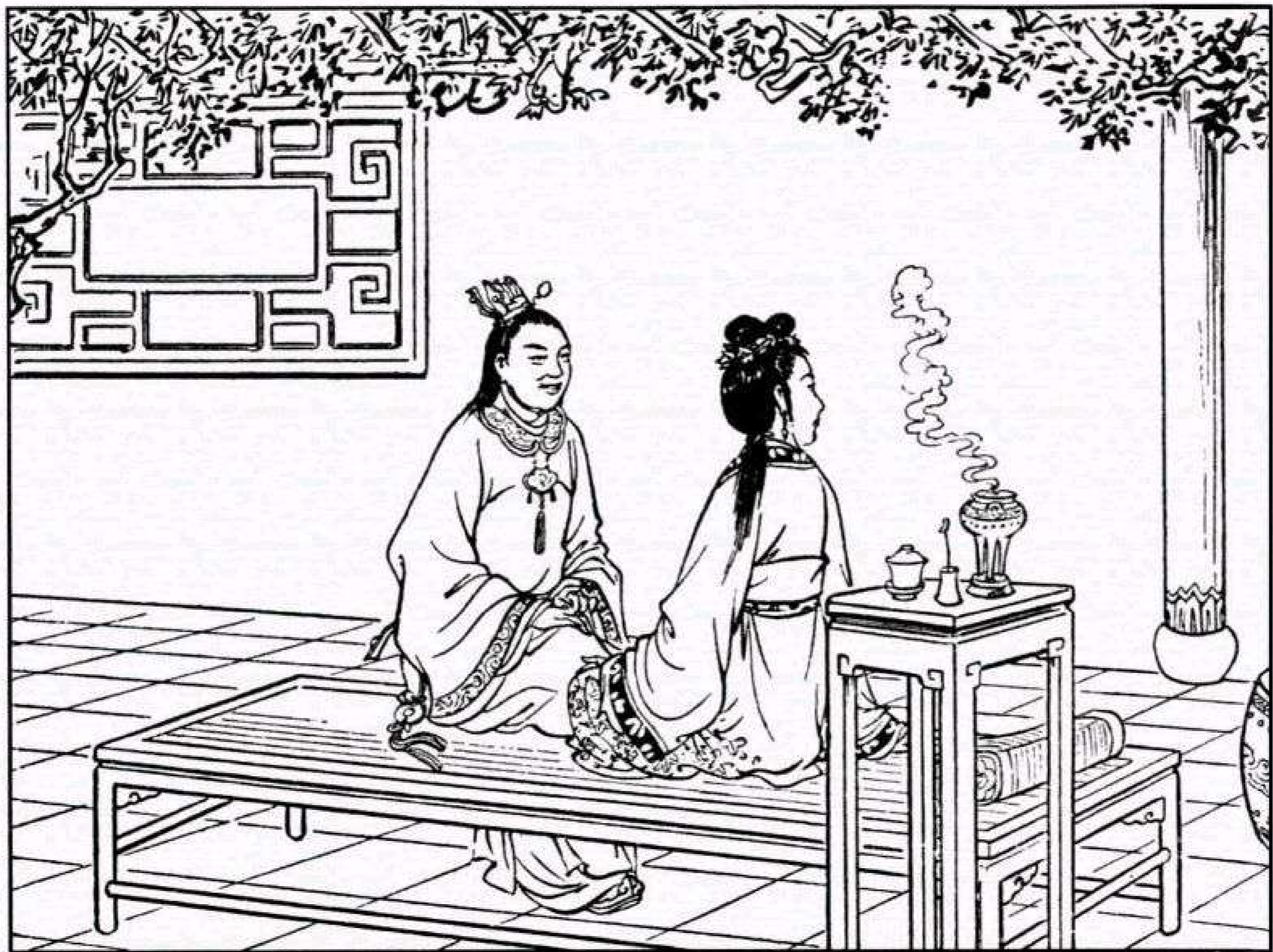
晚间，宝玉从黛玉处回来，看见凉榻上有人睡着。宝玉以为是袭人，仔细一看，却是晴雯。



宝玉一面在榻沿上坐下，一面推她道：『这里风大，当心着了凉，快到里面睡去。』晴雯原没睡熟，一听宝玉声音，猛然翻身起来：『何必又来理我！』



宝玉一把将晴雯拉住，笑道：『你的性子越发娇惯  
了，白天我不过说了两句，你就生气。你说我也罢  
了，又去拉上袭人。你自己想想，该不该？』



晴雯道：『怪热的，拉拉扯扯的做什么？我这个身子本来不配坐在这里。』宝玉笑道：『你既知道不配，为什么睡着呢？』晴雯没的说，『噗哧』笑出声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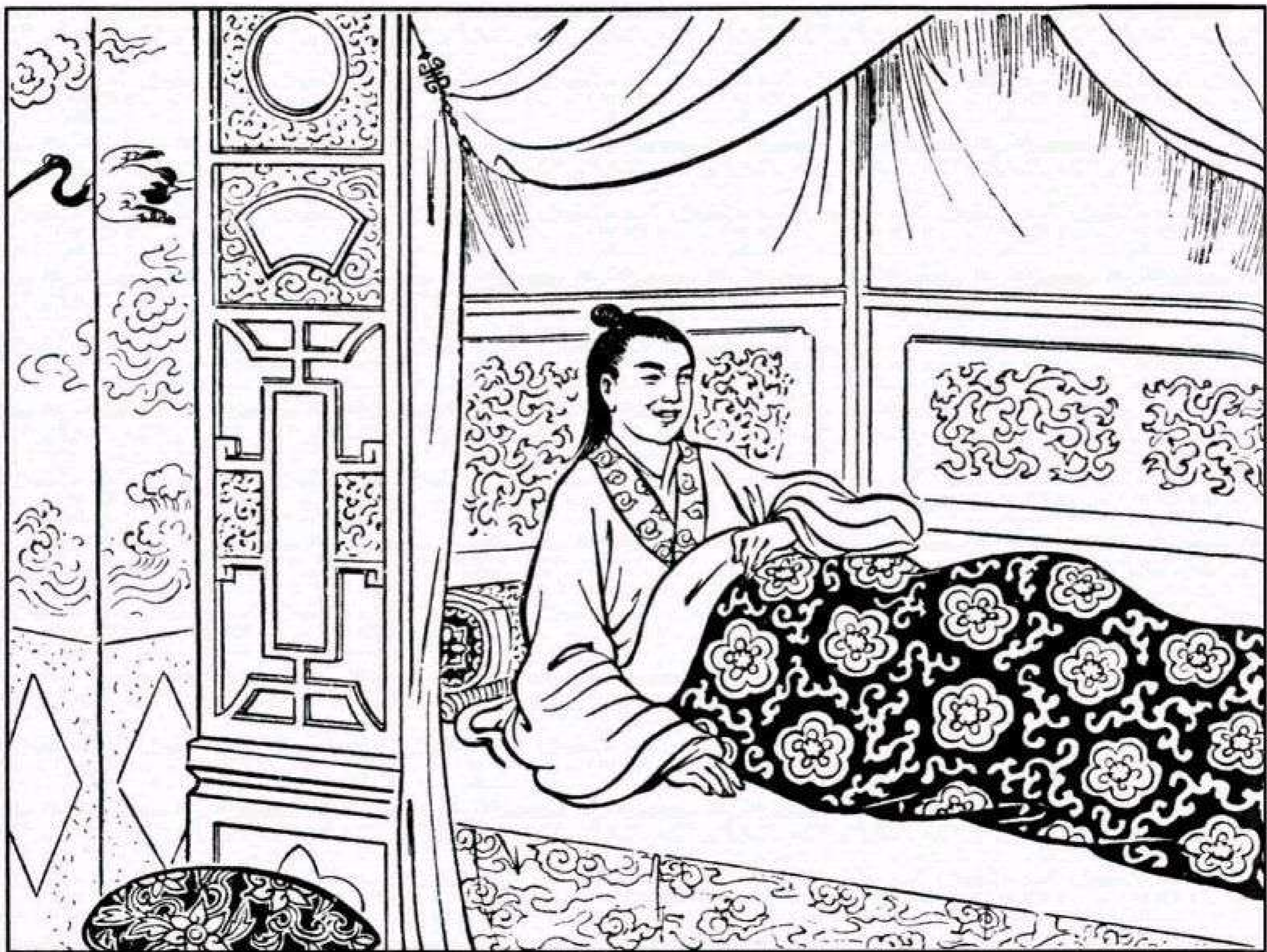
隔了几个月，已是寒冬时节。袭人因母亲死了，要回家去守孝。王夫人、凤姐自然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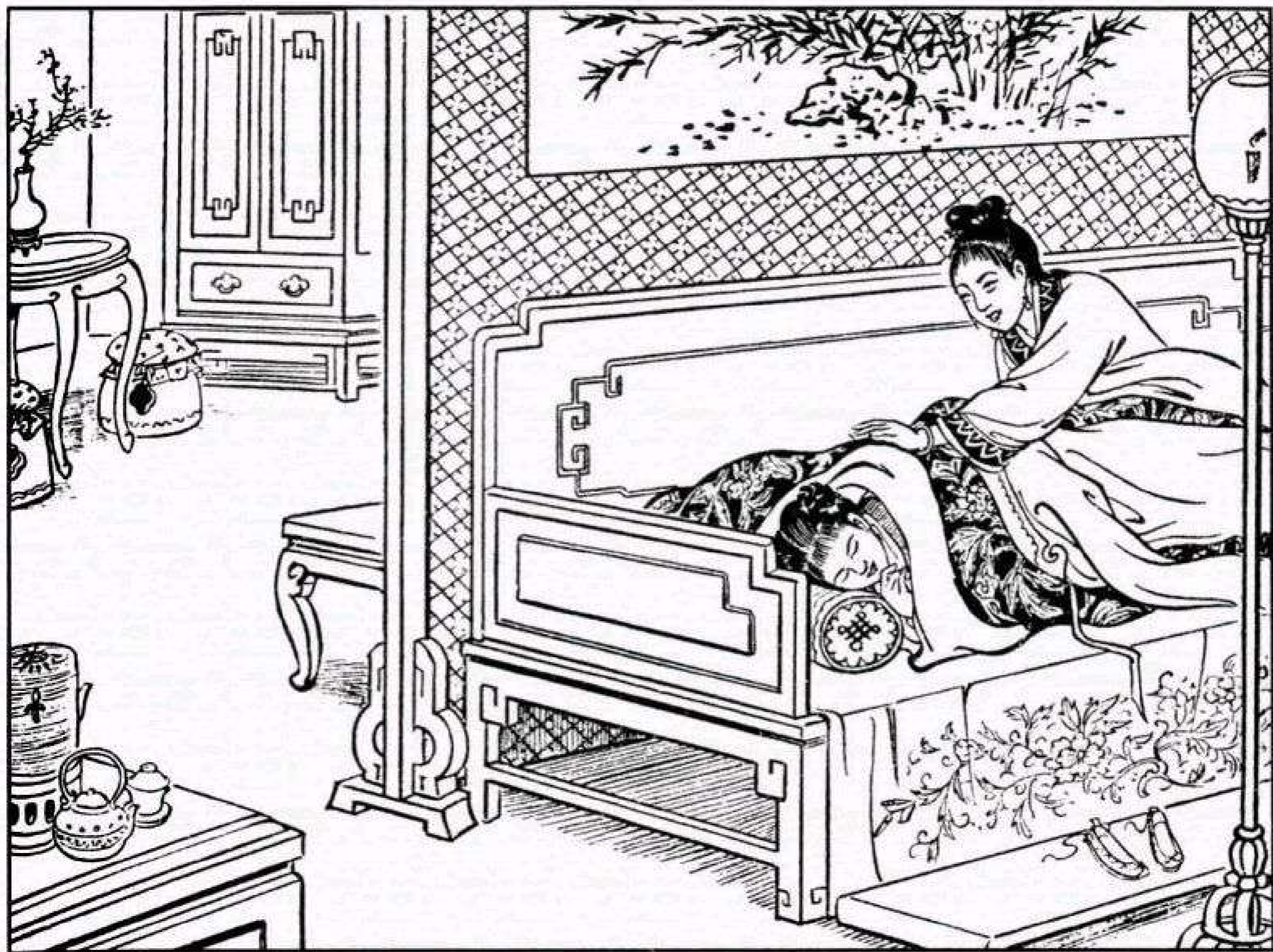
凤姐不放心，特地差了两个婆子来怡红院，吩咐晴雯、麝月说：「袭人怕一时不能回来，如今派你们两个在宝玉房里上夜，你们要好好地照看宝玉。」



宝玉被服侍惯了，夜深，睡梦中还在唤袭人。叫了两声，无人答应，自己倒醒了。他想起袭人已回家去，不觉好笑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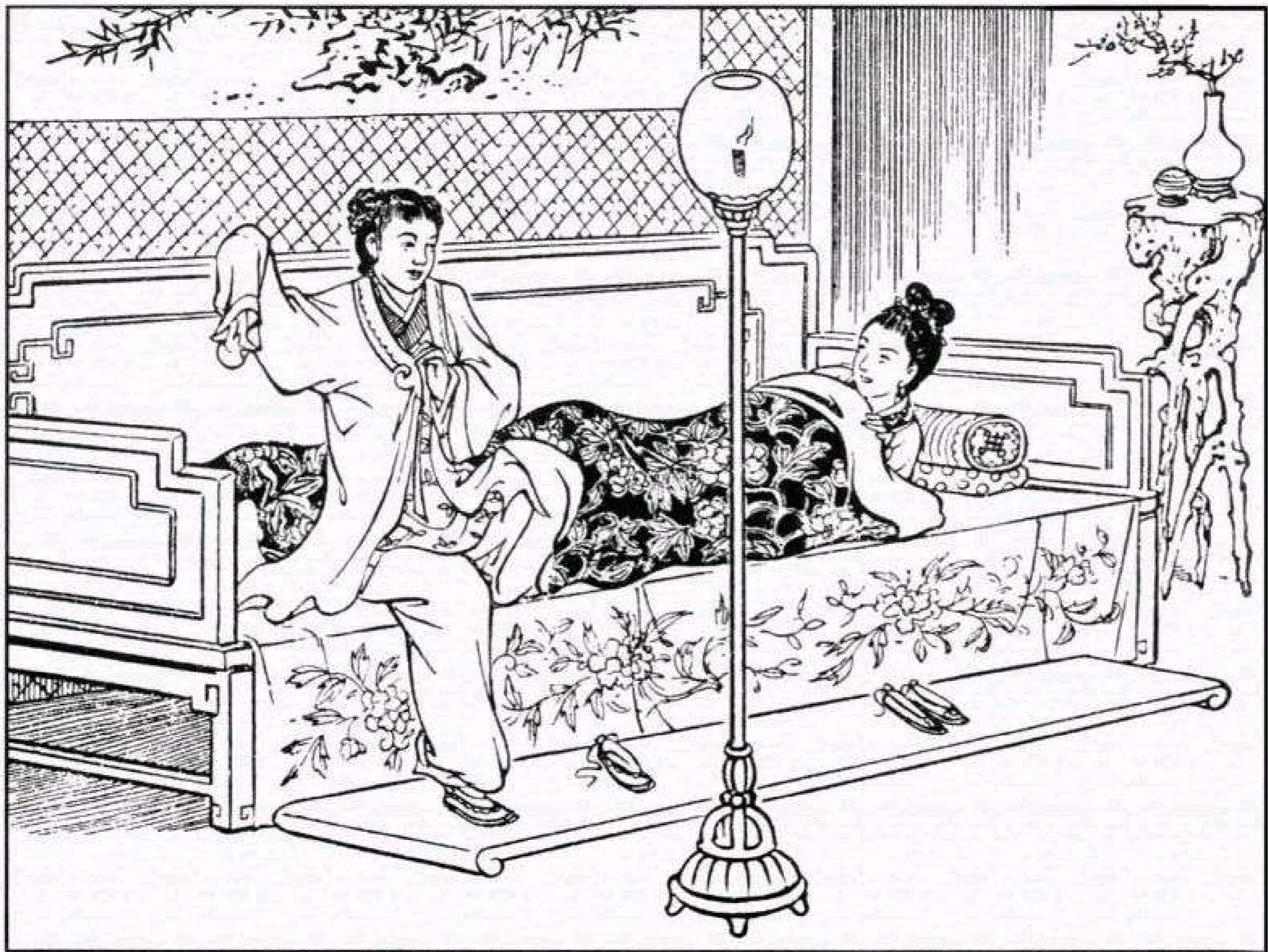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听得宝玉在叫，便唤麝月道：「你还不知道，怎么睡得这样熟！」」





麝月打个呵欠，笑道：『他叫袭人，与我什么相干？』一面问宝玉：『做什么？』宝玉说：『要喝茶。』麝月就披衣起来。



麝月给宝玉喝了茶，晴雯笑道：『也给我吃一口儿。』麝月道：『你越发摆架子了。』晴雯道：『好妹妹，明儿晚上你别动，我服侍你一夜就是了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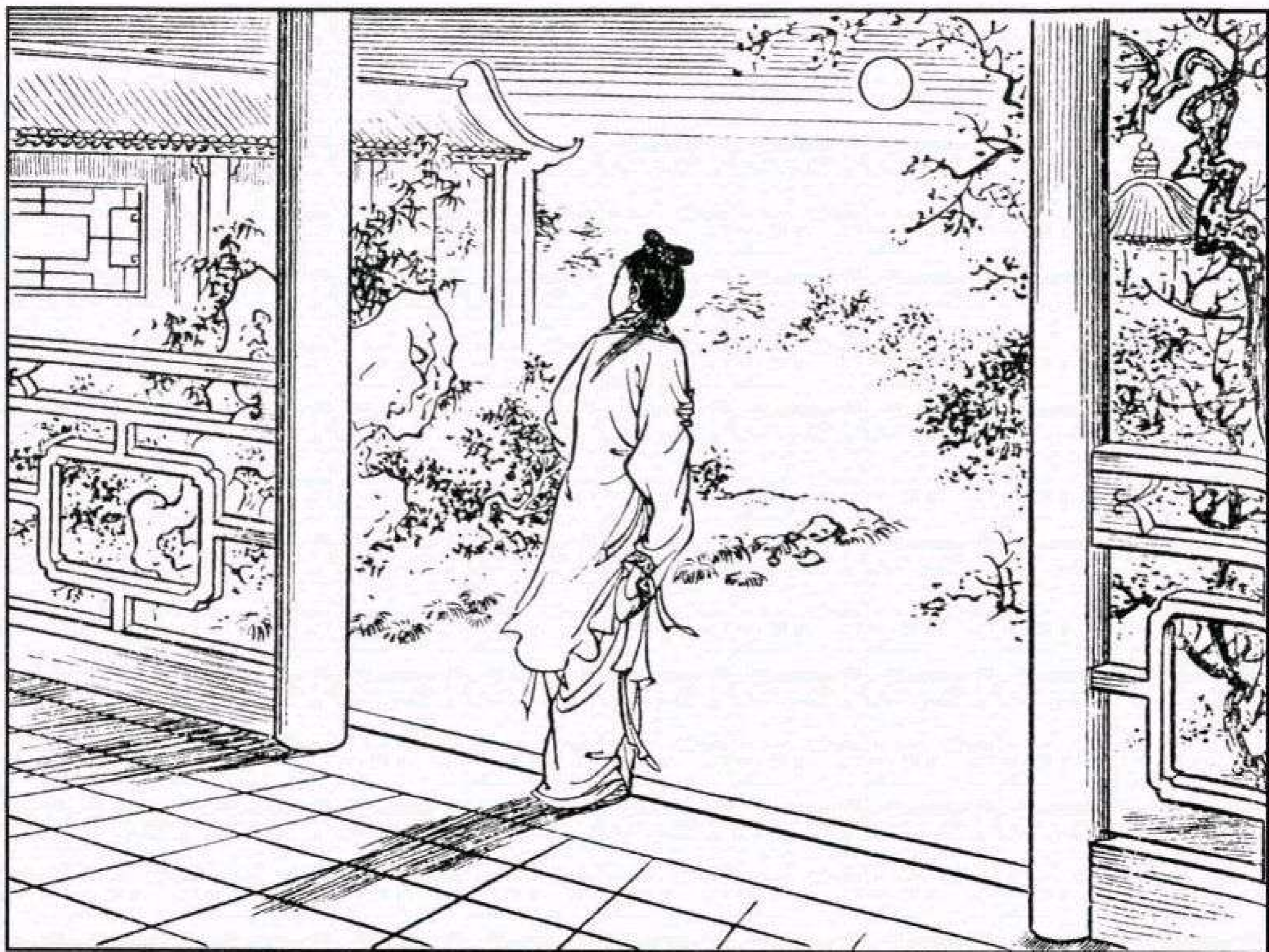
三个人嘻嘻哈哈地打趣，麝月因见满天好月色，便说：『你们两个别睡，说着话儿，我出去走走就来。』晴雯笑道：『外头有个鬼等着你呢。』



晴雯等麝月出去了，便想吓她玩耍，也不披衣，只穿着小袄，跟了出去。宝玉劝道：『披了我的皮袄去，冻了可不是玩的。』



晴雯摇手叫宝玉别声张，出了房门，只见月光如水，倍增寒意。忽然一阵风来，晴雯身子一抖，不禁毛骨悚然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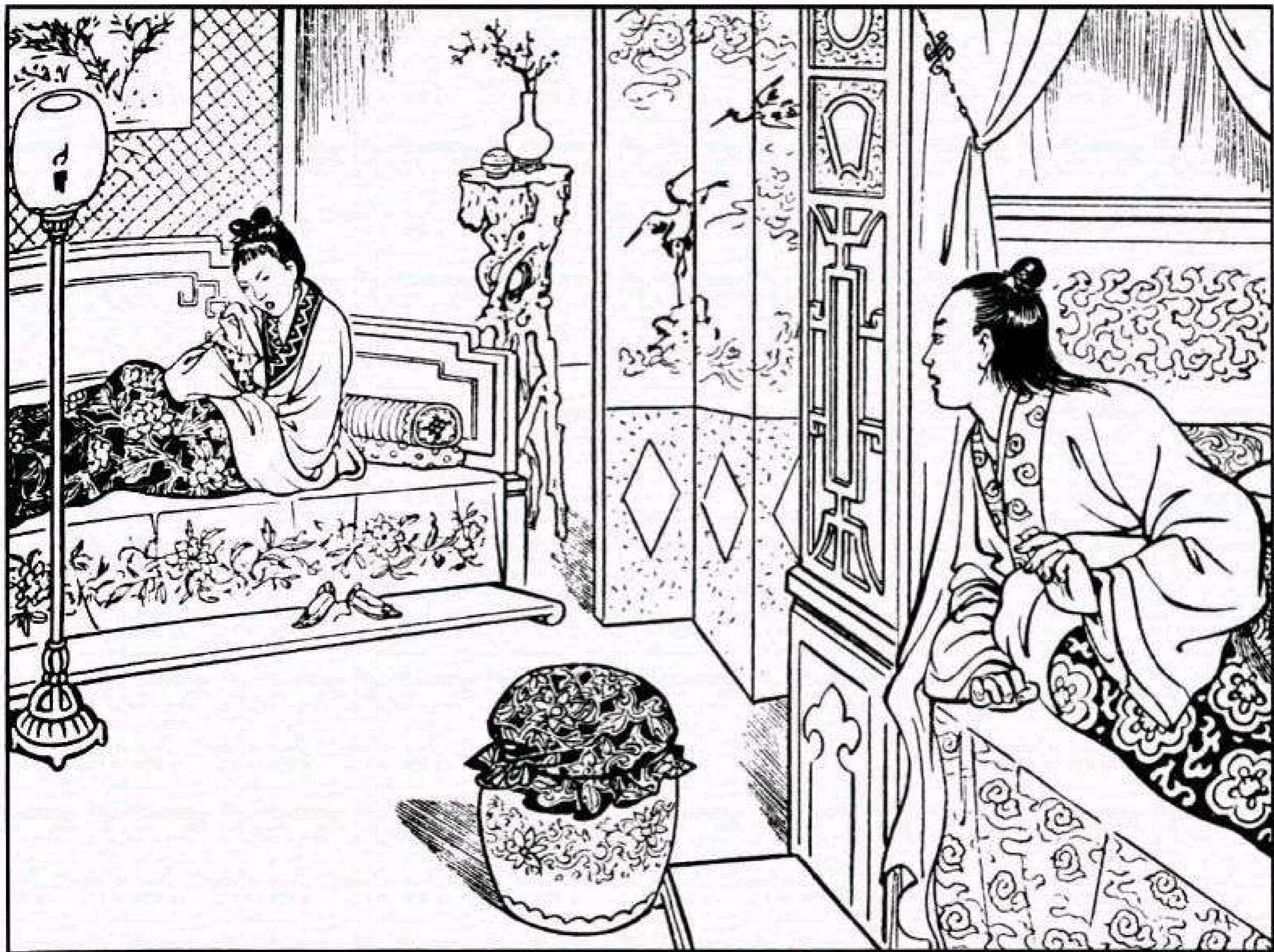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心想：怪道常听人说，热身子不可吹风，这一冷果然厉害。正要寻麝月，只听宝玉在屋里高声喊：『麝月！麝月！晴雯吓你来了。』



晴雯忙回身进来，笑道：『哪里就会吓死她了，偏你这么护她！』宝玉招晴雯过去，说：『倒不是怕吓坏了她，你冻着才不好呢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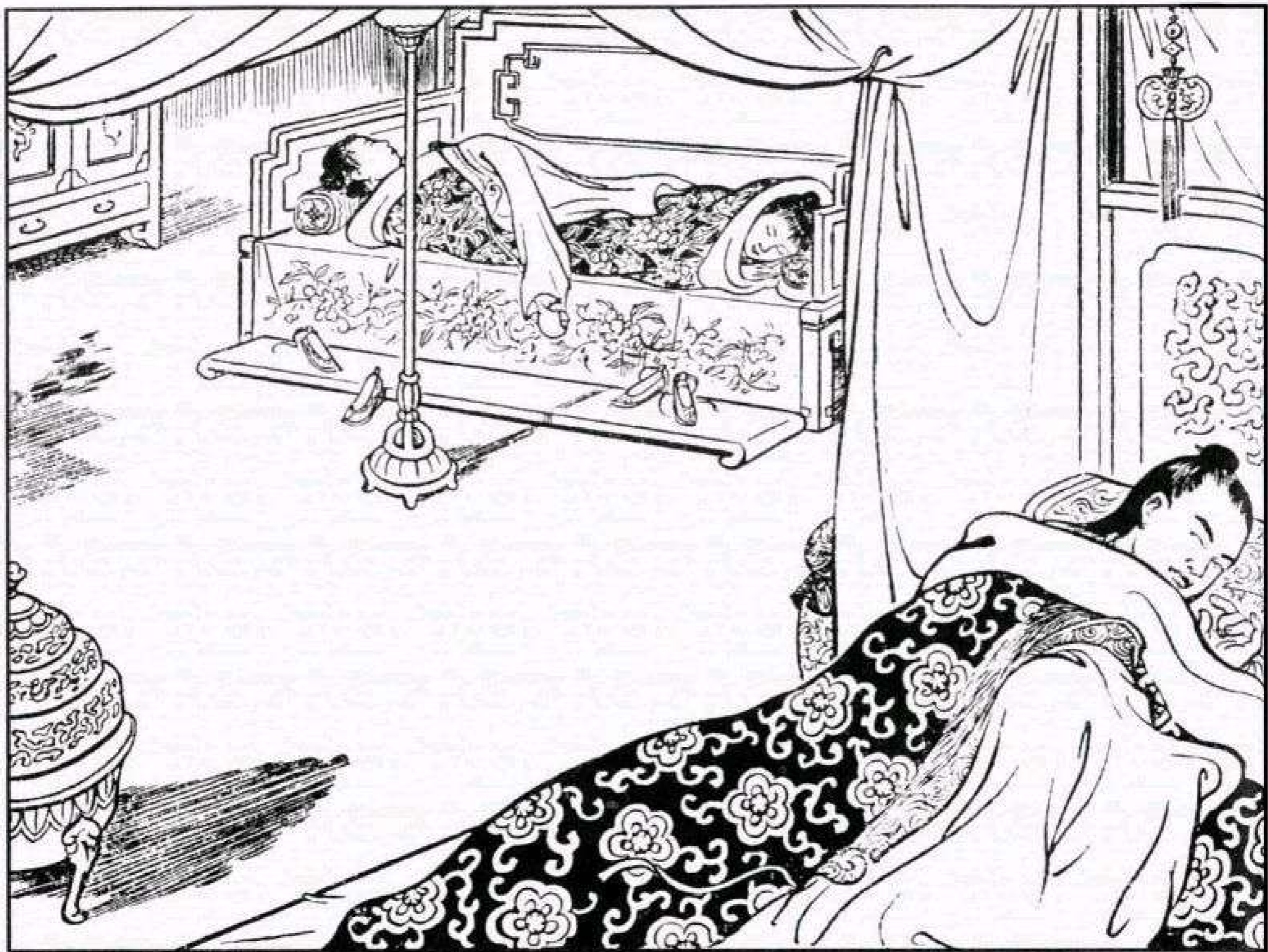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睡下，因方才一冷，如今又一暖，不觉打了两个喷嚏。宝玉叹道：『怎么啦？到底伤了风了！』又问：『头上热不热？』





晴雯咳了两声，说道：『没关系，哪里就这么娇嫩起来？』说着，麝月也进来了。只听外间的自鸣钟当当的两声响，大家才睡了。



次日起身，晴雯果觉有些鼻塞身重，懒得动弹。宝玉道：『快别声张，太太知道了，又要叫你搬出去。』我叫人请了大夫悄悄地给你瞧瞧吧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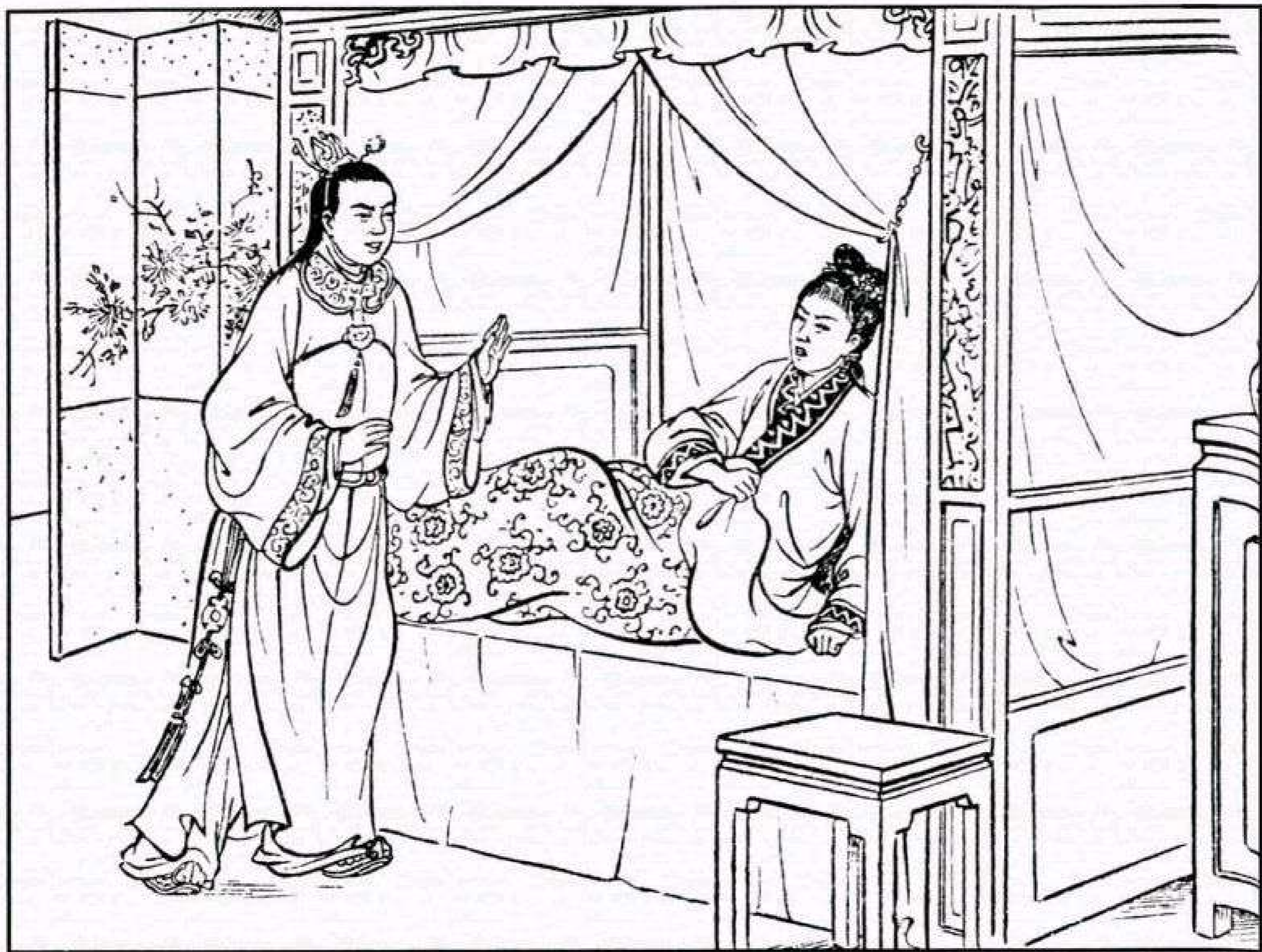
原来荣国府的规矩，仆人、丫头病了，都得立刻搬出去，怕的是染给主子，所以宝玉要瞒着上面请大夫进来。不想凤姐早已得了消息。



凤姐忙差了一个老婆子进来说：『晴雯的病，两剂药好了便罢，若不好时，马上搬出去住。如今时令不好，要防传给别人。』



晴雯正在一阵阵咳嗽，听了这话，气得嚷道：『我哪里就害瘟病了？生怕招了人！我离了这里，看你们这一辈子都别头痛脑热的！』说着，便真要起床。



宝玉忙按住她，笑道：『别生气，这原是规矩，她们不过提一声。你平日容易生气，如今肝火自然更旺了。』正说时，大夫进来了。



那大夫替晴雯诊了一会脉，说道：『姑娘的病是外感内滞，近日时令不好，说不定会变伤寒，先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再说。』当下开了药方。



不一会，丫头取了药来。宝玉就自己动手，在火盆上煎。晴雯看了，便道：『正经给她们煎去吧，弄得这屋子满是药气，如何使得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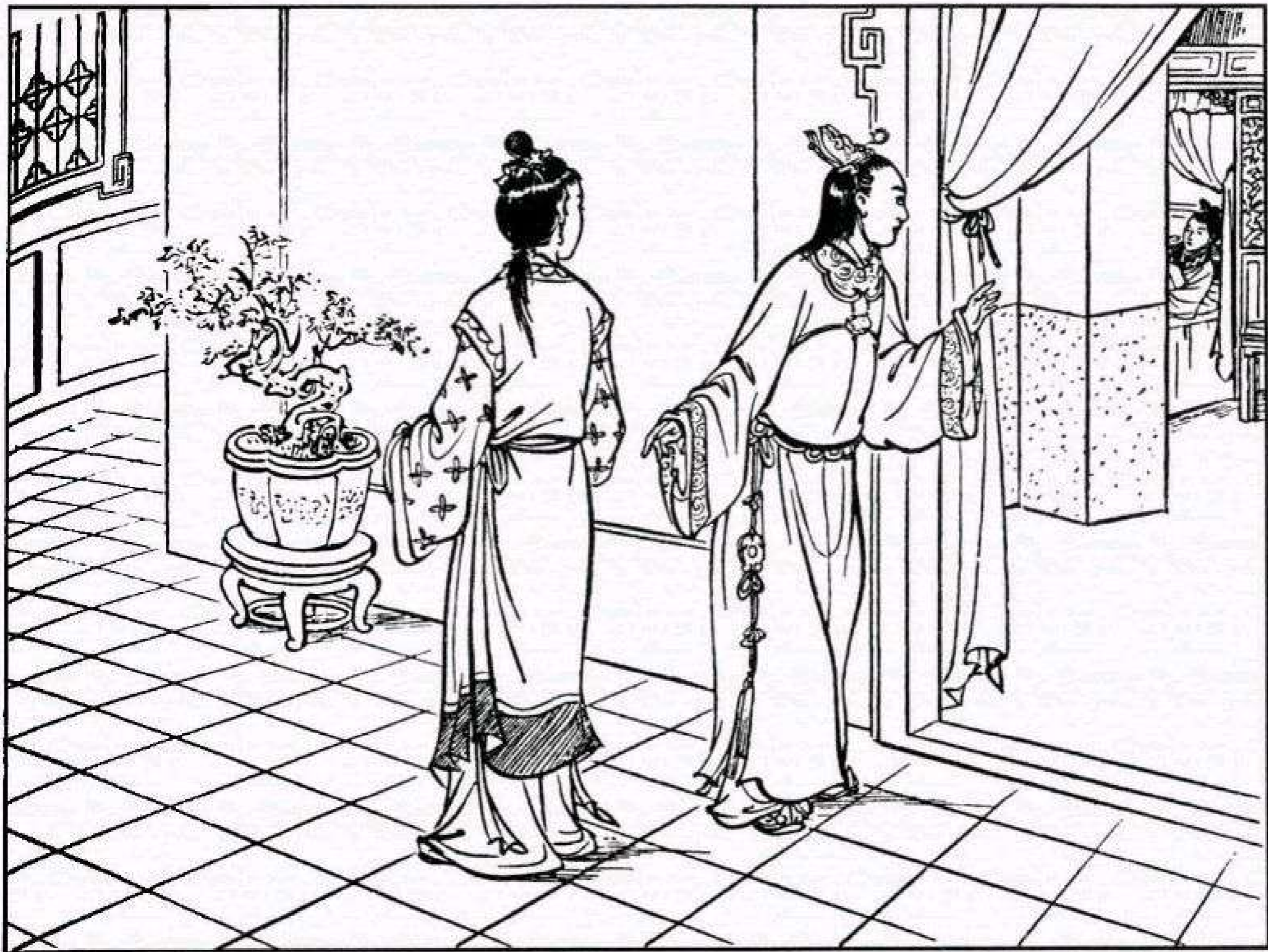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说：『不相干，这屋里各色都齐了，就只少药香，如今恰全了。』一面说，一面忙着，直到把药煎好，亲自看着晴雯吃下，这才放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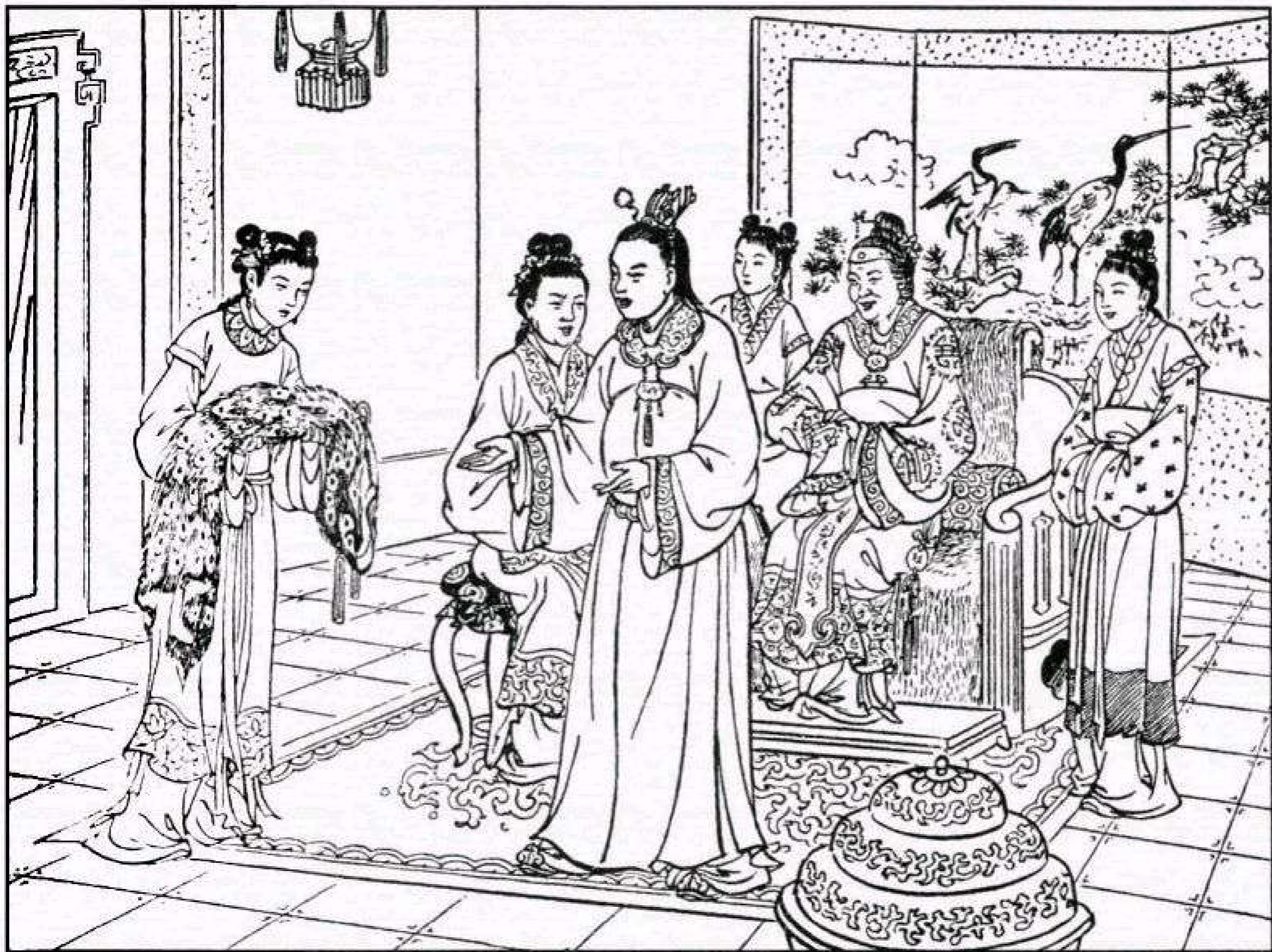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服了药，仍是发烧头痛，鼻塞声重。这时贾母差小丫头来唤宝玉，宝玉叮嘱了晴雯几句，然后跟着小丫头去了。



宝玉到了贾母那里，见王夫人也在。原来今天是宝玉舅父王子腾的生日，要叫他去拜寿。宝玉心里只放心不下晴雯，推说天气太冷，不想去。



贾母见天气阴沉沉的，大有雪意，宝玉身上却只穿了一套大红毡呢的衣服，便命鸳鸯来，寻出旧藏的那件孔雀毛大氅，给宝玉穿了去拜生日。



宝玉看那件大氅时，只觉金碧辉煌，翠色闪烁，竟不识是什么东西织的。贾母笑道：「这叫做孔雀裘，是用孔雀毛织的，统共就只一件，你别糟蹋了。」



宝玉再无法推托，只得向贾母、王夫人磕了头，把孔雀裘披在身上，带着四个家僮，骑马拜寿去了。



这里晴雯躺了半日，依旧头痛发烧，急得乱骂大夫：『只会哄人的钱，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。』麝月、秋纹在一旁对她百般劝慰，才略略安静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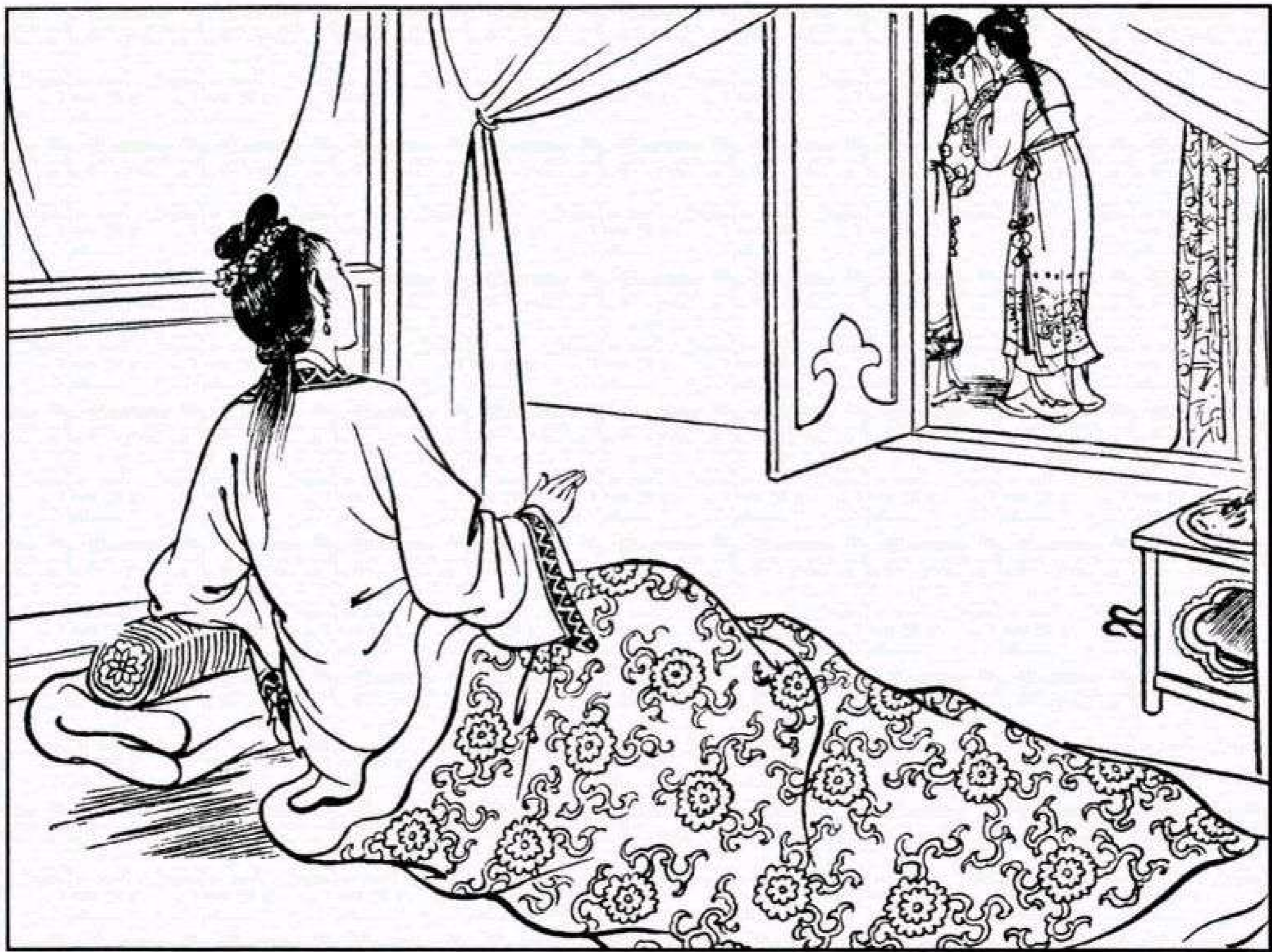


晴雯正闭目养息，听见平儿悄悄地进来，拉了麝月到外间去说话。晴雯一面装睡，一面想：两个人鬼头鬼脑的，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呢。





晴雯侧耳潜听，只听得平儿轻声说：『再也料不到是你们这里坠儿偷的，现在既已查出来了，镯子也有了，只当没有这事，千万别告诉宝玉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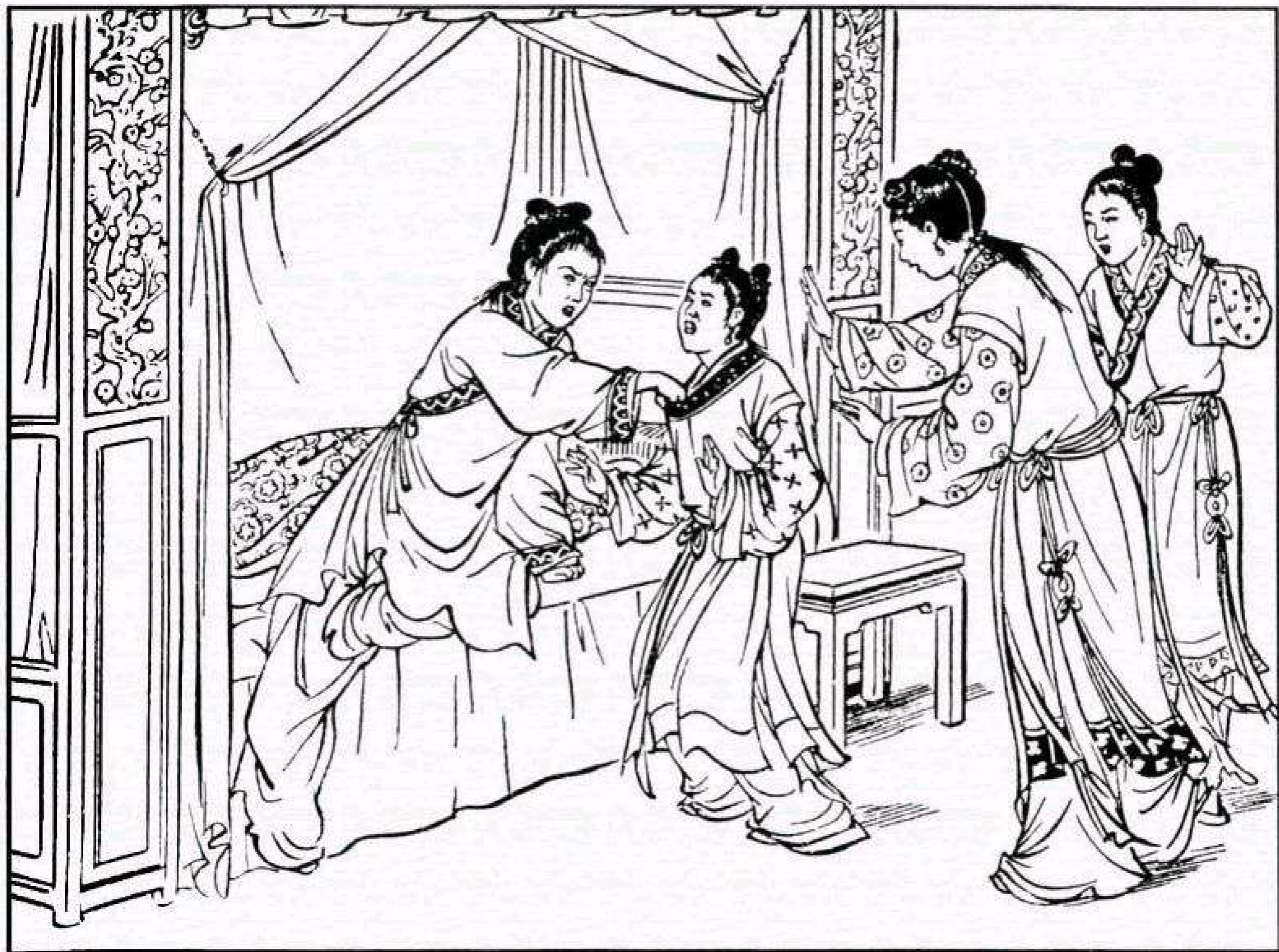
又听得麝月悄悄骂道：「这样眼浅，害得我们都不好听。」平儿忙说：「快别这样！晴雯是块「爆炭」，要给她知道了，不闹才怪。」



晴雯听了，果然气得捺不住。好不容易等到平儿去了，便一叠声叫坠儿。麝月赶上来拦阻，晴雯哪里听得进！



坠儿来了，晴雯一把将她抓住，骂道：「瞧瞧你，拈不动针，拿不动线，只会偷东西，真不要脸！」



坠儿急得乱喊，麝月、秋纹忙把她拉开，按着晴雯躺下，道：『你才好些，又来生气的？等你好了，再打发她也不迟呀！』



掌灯时分，宝玉回来了，进门就叹气顿脚。麝月忙问缘故，宝玉说：『老太太喜喜欢欢给了这件大氅，不料后襟烧了一块。明天怎好去见老太太？』



麝月瞧时，果然有指头大的一个焦洞，说：『必是个能干的织补匠织上就是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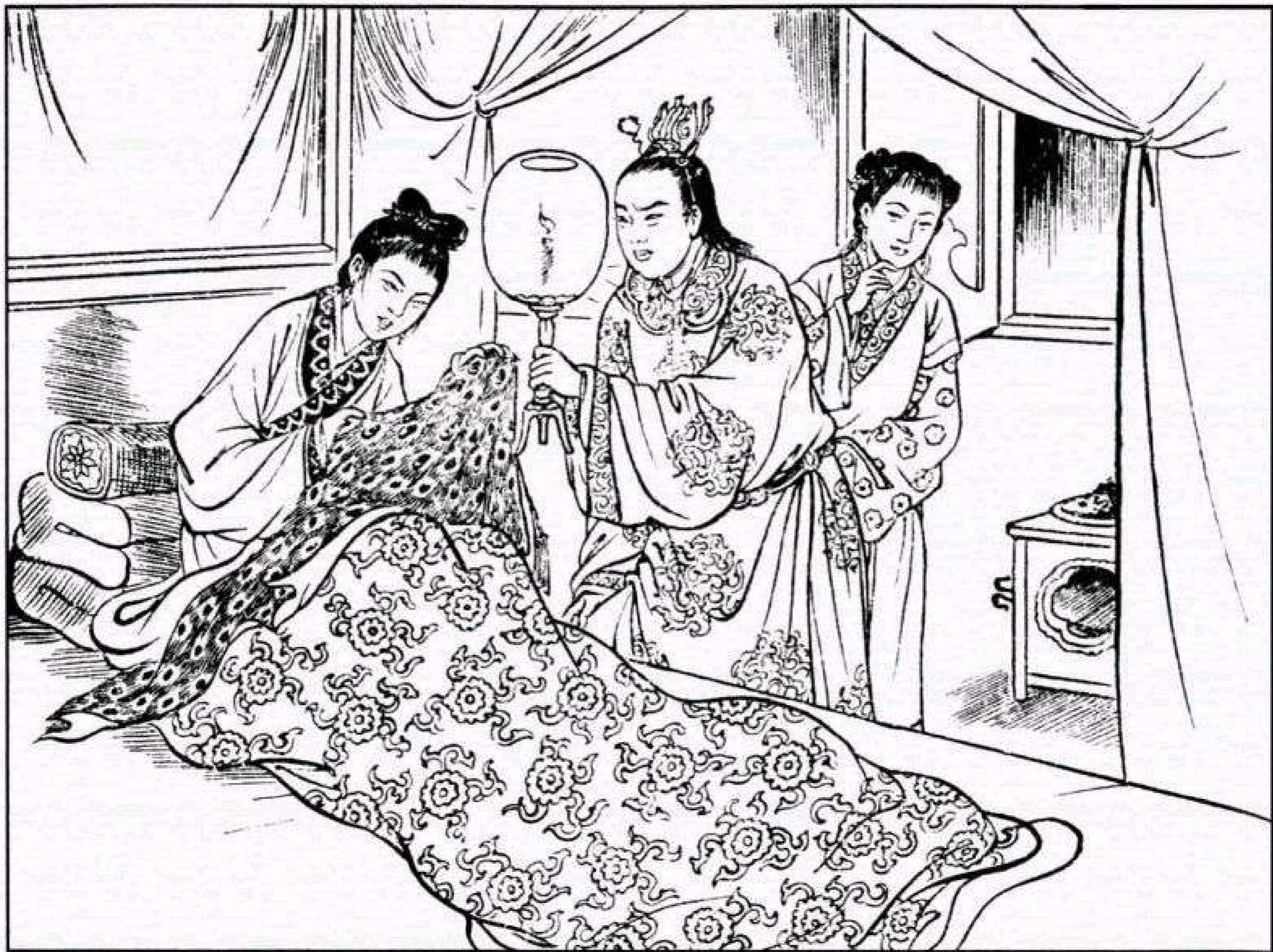


宝玉冷然道：「亏你说得那么容易。这件大氅是什么做的，人家还不识呢。叫哪个织补？」晴雯听了，忍不住翻起身来说道：「拿来我瞧瞧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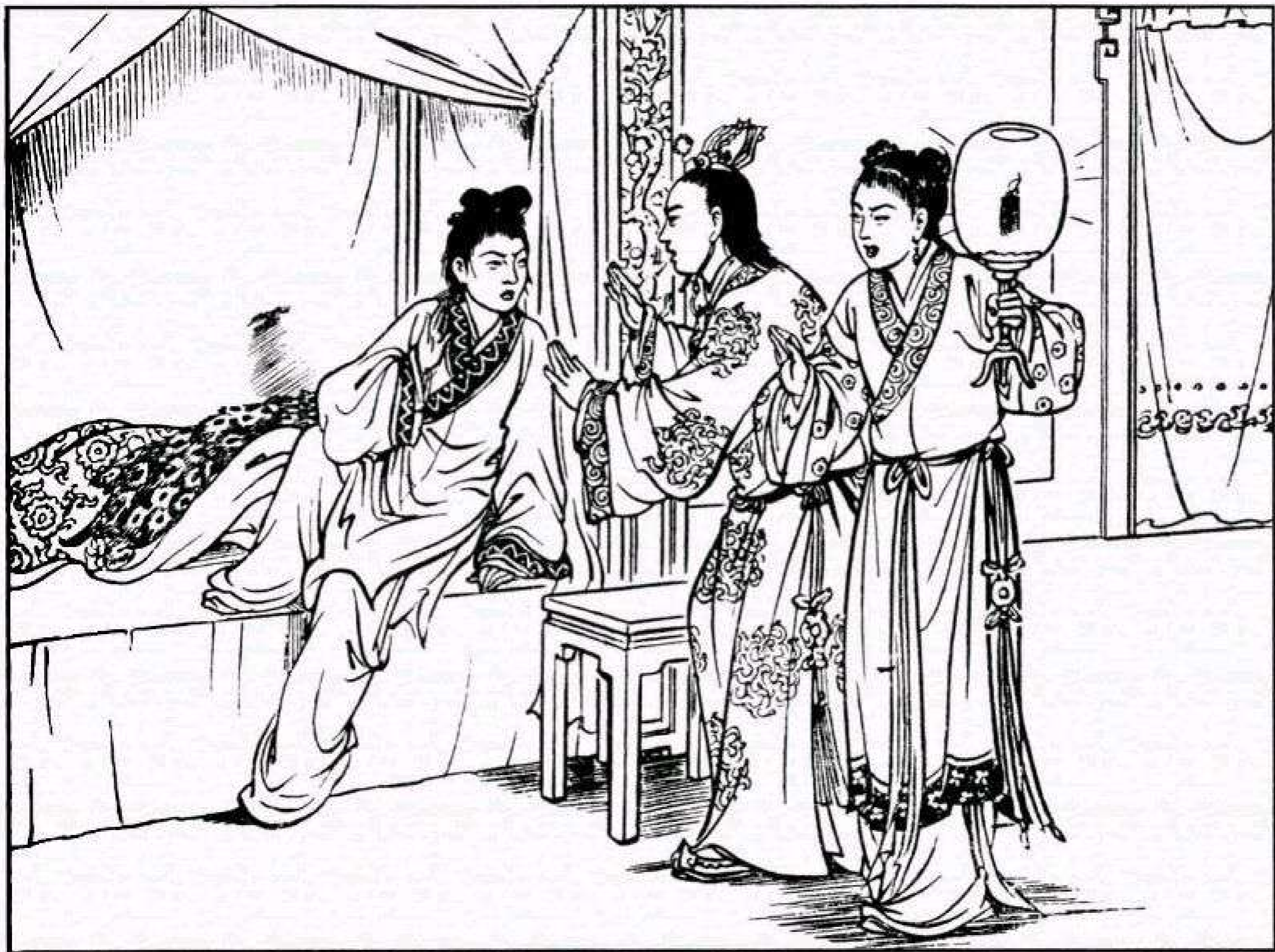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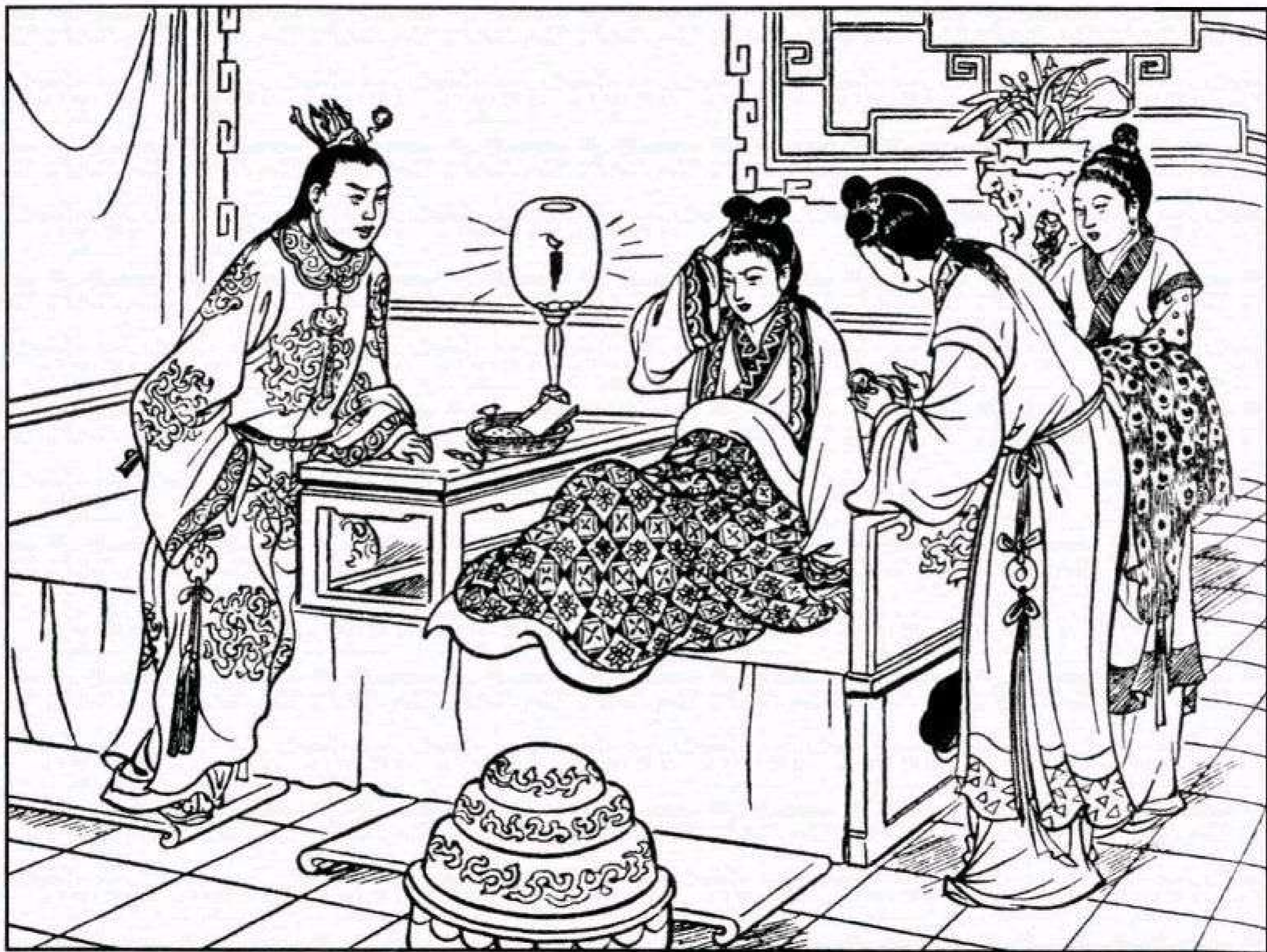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便把孔雀裘递给晴雯，又移过灯来给她细细瞧了一瞧。晴雯道：『这是孔雀金线织的，待我也拿孔雀金线来织补，只怕还能混过去。』



宝玉忙说：『这如何使得？你才好了些，怎好做针线活计？』晴雯道：『不用你婆婆妈妈的，我自己知道。』一面说，一面挣扎着起床。



晴雯披了衣服，只觉头重身轻，满眼金星乱冒，实在撑不住。待要不做，又怕宝玉着急，少不得咬牙捱着。



晴雯用孔雀金线竖一根横一根来回织补。补不上三五针，便歇一会。宝玉看不过，连忙上前劝阻，可是晴雯生就的刚性子，不管怎样说，她都不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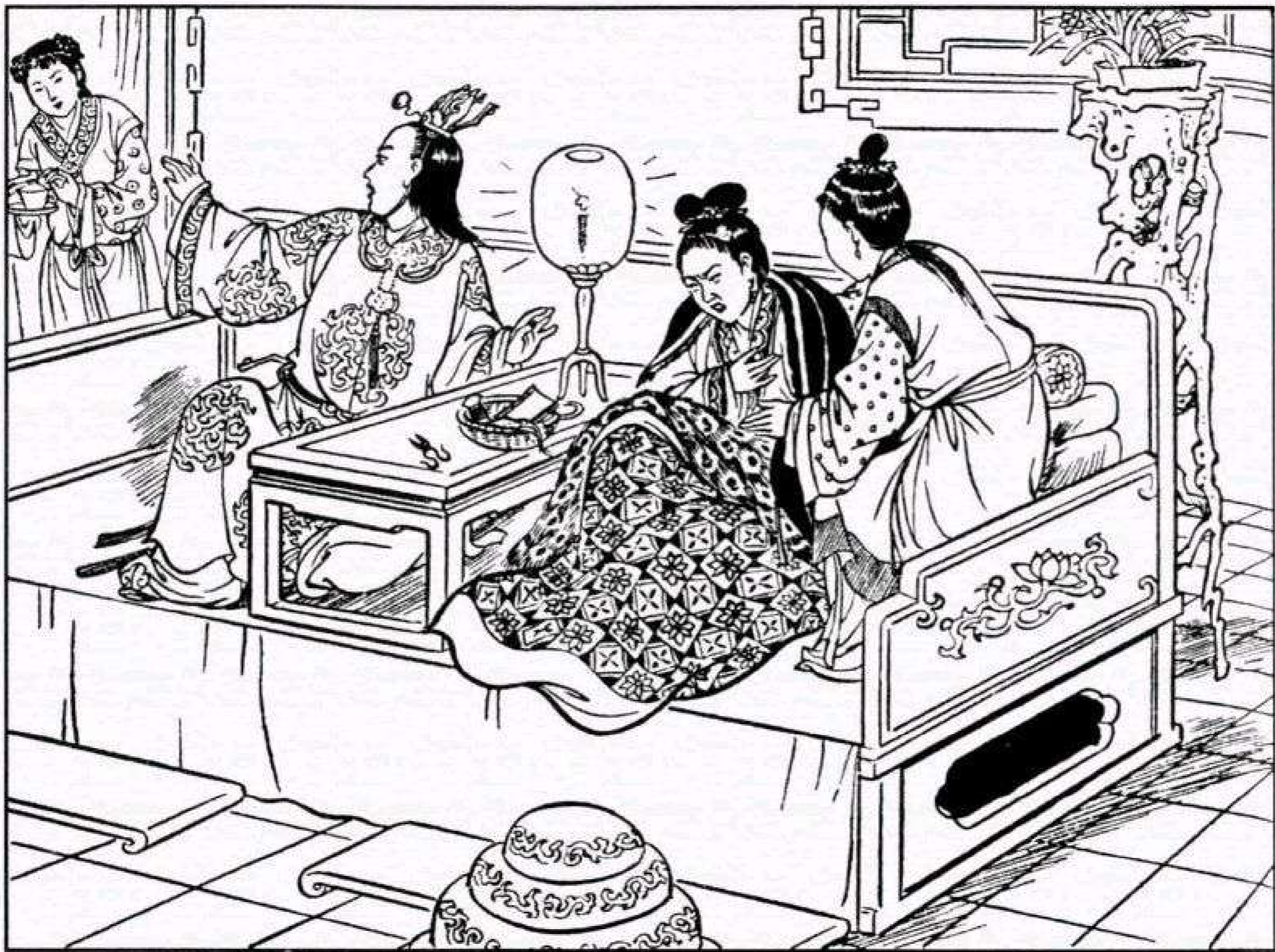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没法，只好亲自来服侍晴雯，一会儿倒了茶来给她喝，一会儿拿一件皮斗篷替她披上，一会儿又拿枕头给她靠着。晴雯见他忙得团团转，心里反而觉得不安。



直待自鸣钟敲了四下，方才补完。晴雯又用小牙刷慢慢地剔出绒毛来。宝玉道：『真难为你，不留心再也看不出来了。』



晴雯说：「补虽补了，到底不像。我也再撑不住了。」说罢，连连咳嗽。宝玉忙命小丫头来替她捶着，扶她睡下。



此时天已大亮，宝玉便命快请大夫来给晴雯复诊。不一会，大夫来了，诊了脉，疑惑道：『昨天已好了些，现在怎么反而重了？』说着，又开了一张药方。





宝玉急得连声叹气，说：『这便如何是好？倘或有个好歹，都是我的罪孽。』晴雯睡在枕上说：『好二爷，你干你的去吧，哪里就得了痲病儿呢！』



正当晴雯在养病的时候，大观园发生了一件事。原来那名叫傻大姐的小丫头，这天来园中玩耍，无意中拾着一个荷包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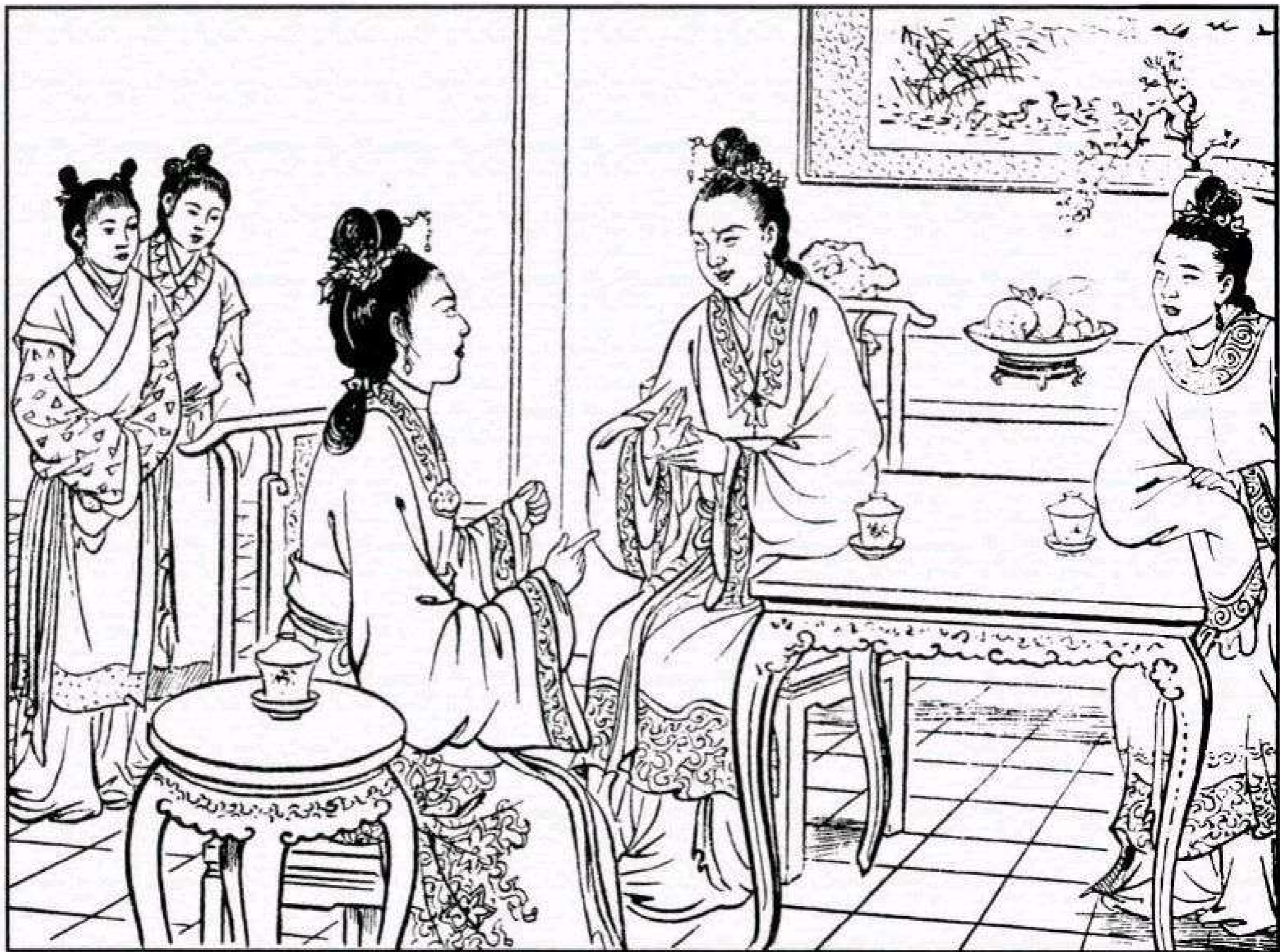
傻大姐拿着荷包，一边走，一边笑嘻嘻地只顾瞅。不防邢夫人带了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。邢夫人接来一看，荷包里还有封姓潘男子写的情书，慌忙塞进袖里，来告诉王夫人、凤姐。



王夫人听说后也大吃一惊，忙道：『园子里住的尽是姑娘、丫头，这些事要是给外间知道，我们的脸面搁到哪里去呢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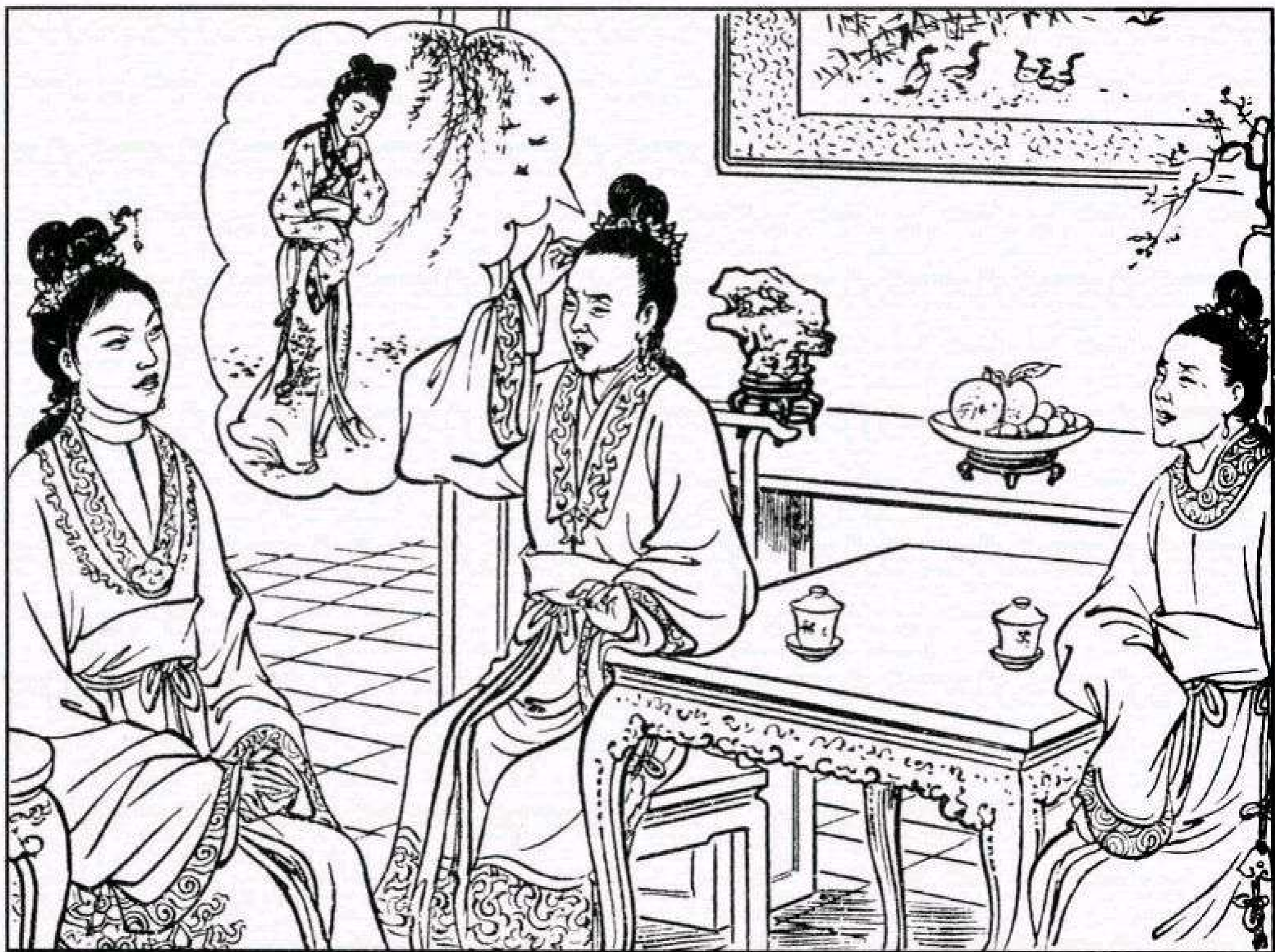
邢夫人、王夫人只会干着急，凤姐心中却已有了计较，说道：『为今之计，趁晚上来个冷不防，到园里仔细抄查一下，说不定能够查个实在出来。』



凤姐又道：『如今园里的小丫头也太多了，保不住人小心大，惹是生非。趁这机会，凡模样轻狂的，搬嘴弄舌的，拿个错儿，撵了出去。』



王夫人猛然触动旧事，便问凤姐：『上次我进园逛去，有一个水蛇腰、削肩儿的丫头，那轻狂样子，看着就嫌，后来要问是谁，偏又忘了。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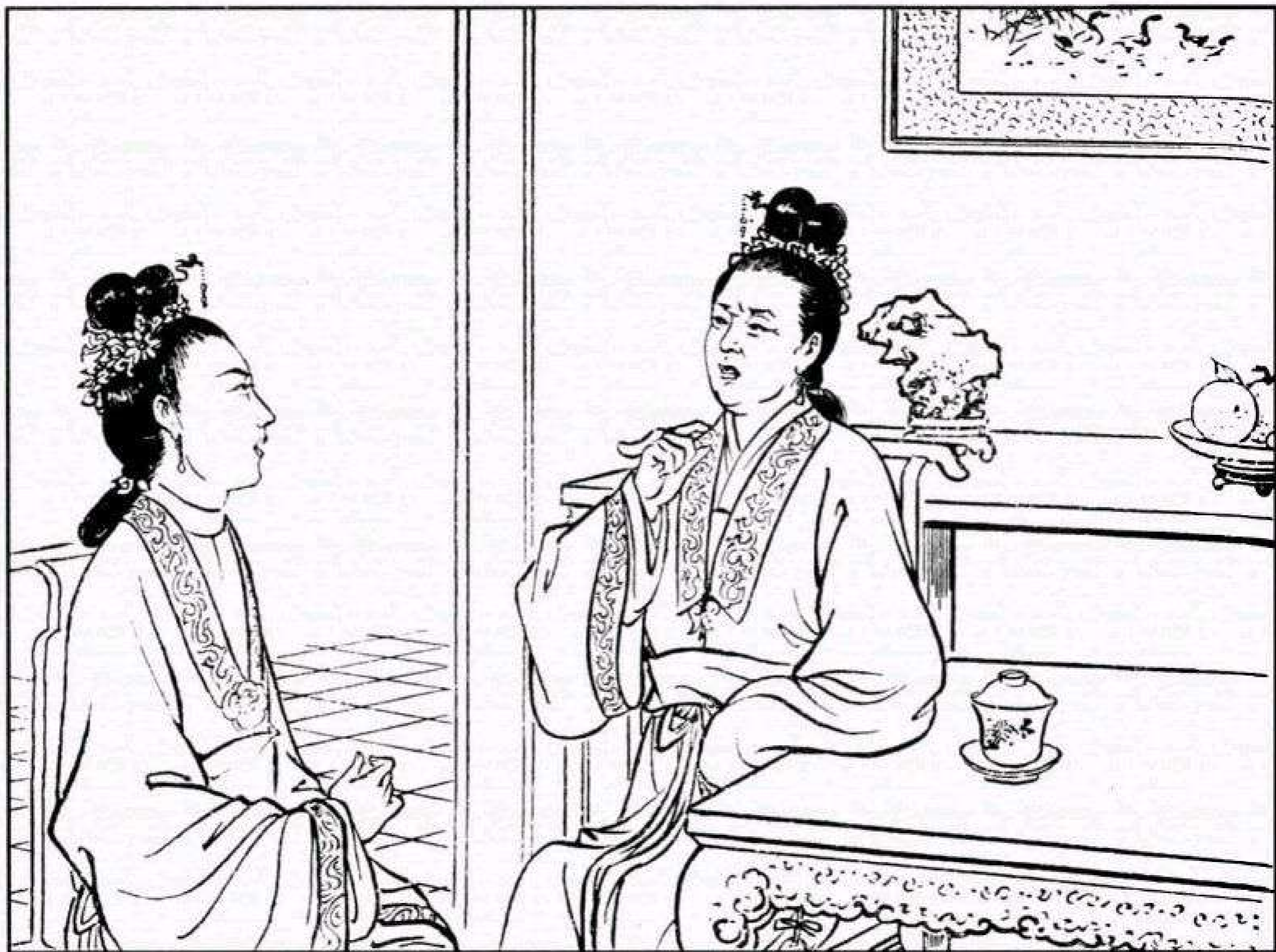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善保家的因丫头们素日不趋奉她，心里早不自在，便插嘴说：『太太说的，想是宝玉屋里的晴雯。那丫头仗着模样儿标致，又长了一张巧嘴，妖妖娆娆的，不成体统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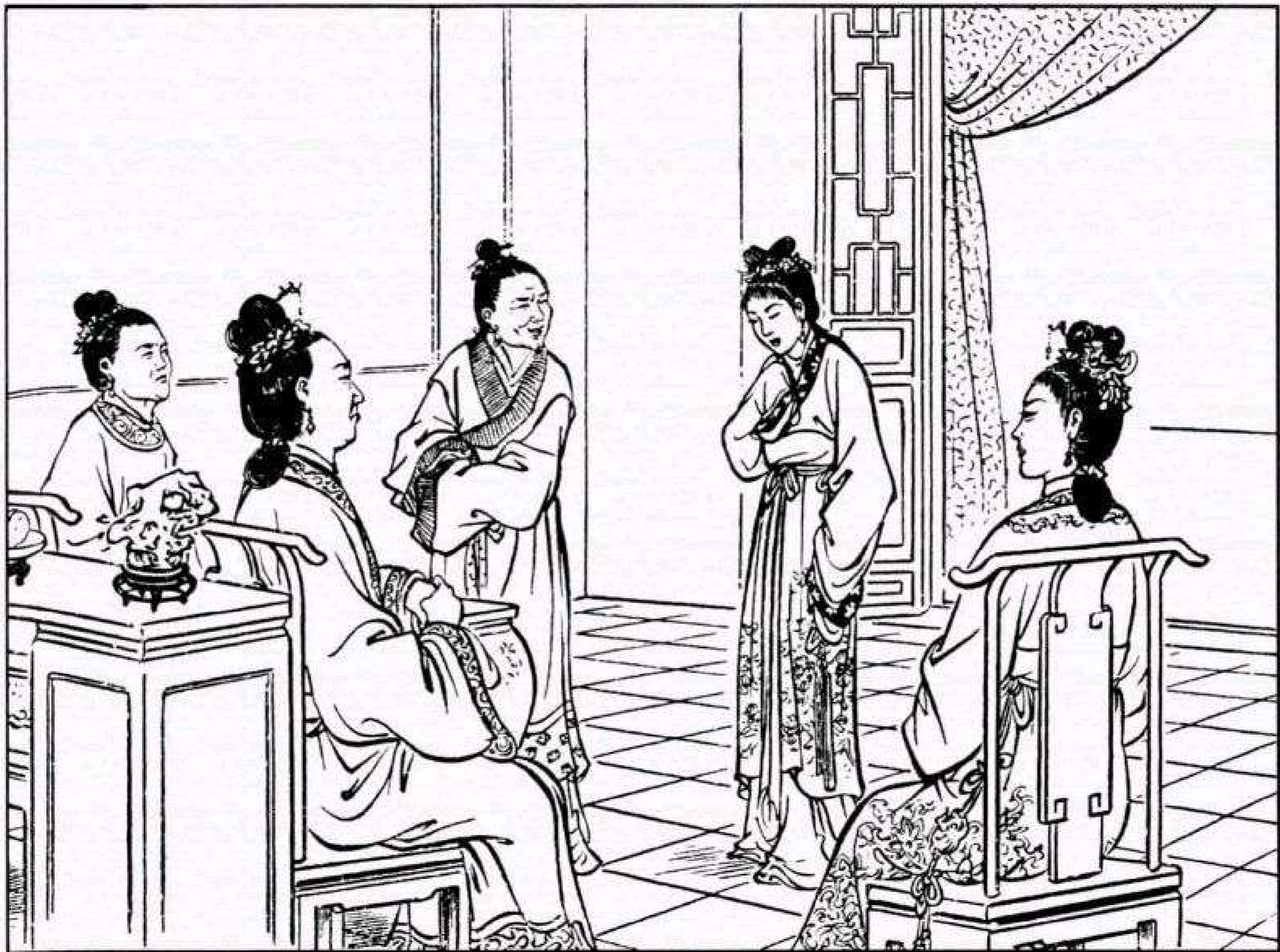




王夫人心想：她可说对了。宝玉屋里，只有袭人、麝月，这两个笨笨的倒好。倘或叫晴雯把好好的宝玉勾引坏了，那还了得！



王夫人便差小丫头去叫晴雯来。晴雯原是病着，待要不去，恐王夫人恼怒，只得挣扎起床，也没十分妆饰，跟了小丫头来。



王夫人一见晴雯，头发蓬松，衣衫不整，而且形容面貌恰是见过的那个，便冷笑道：『好个美人儿！真像个「病西施」了。你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，打量我不知道呢。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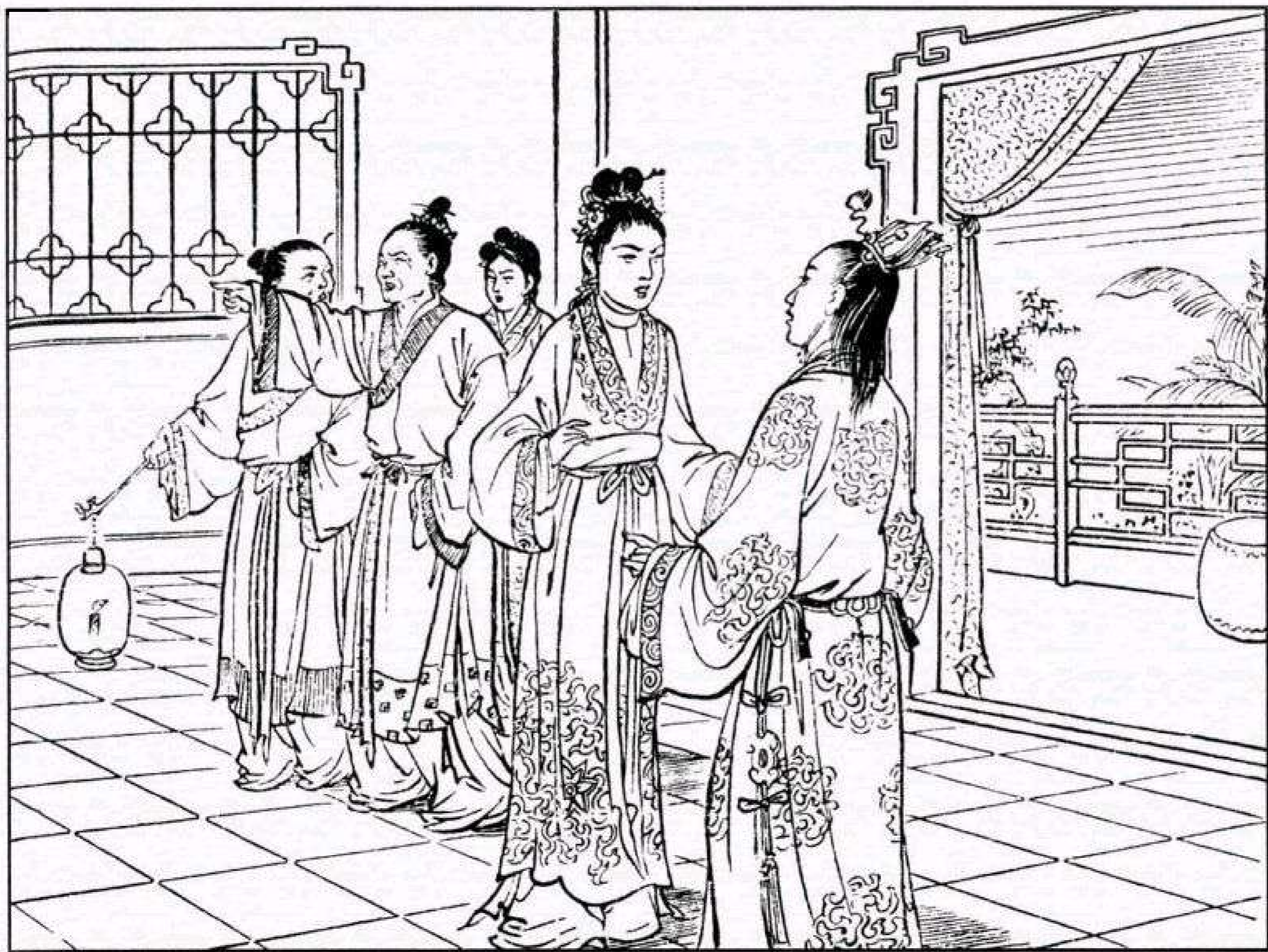
王夫人没头没脑地把晴雯斥了一顿。晴雯一听，便知有人暗算她了。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一出门，便拿绢子捂着脸，一头走，一头哭，直哭到怡红院。



就在当晚，邢夫人、王夫人又派了王善保家的、周瑞家的几个得力心腹，由凤姐带着，进园里去抄检。



一伙人先到怡红院，王善保家的喝令开门。宝玉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故。凤姐道：「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，恐怕是丫头们偷了，所以大家查一查去疑儿。」



这时袭人已经送过母殡回来。听凤姐说着，便先打开自己的箱笼，让王善保家的搜，自然搜不出什么来，挨下便搜晴雯的。



晴雯正躺着，听见王善保家的神气活现在耍架子，实在忍不住，只见她跌跌撞撞地闯进来，哐啷一声，将箱盖掀开，两手提着箱子，往地下一倒，把所有的东西一古脑儿倒了出来。





王善保家的气得紫胀了脸，说道：『姑娘，别生气！我们是奉了太太的命来的。你们让查呢，我们就查；不让查，我们回太太去。』



晴雯一听，越发火上添油，道：『你是太太打发来的便怎样，我还是老太太派来的呢。天下就只你是有面子的大管事奶奶。』把王善保家的抢白了一顿。



王善保家的又羞又气，开口不得。凤姐见抄不出什  
么东西，便领着人到别处去搜查了。



查到迎春的房里，先搜几个小丫头的箱子，查不出什么。又搜司棋的箱子，却掏出一双男子的缎鞋和一个小纸包，纸包里面是几封书信。



凤姐把书信接来一看，字迹和口气全和傻大姐拾着的那封一样，便唤进两个婆子将司棋监守，等天亮把她撵出去。王善保家的原只想找别人的错处，不想反找到自己的外孙女儿头上，一时只恨得无地缝可钻。



宝玉还以为事情就此过去，不料过几天，王夫人命人来怡红院说：『所有丫头传齐了伺候着，太太要亲自查人呢。』又吩咐：『快叫晴雯的哥嫂来，在这里等着。』



宝玉一闻此言，便料到晴雯也保不住了。心里正要打主意，只见王夫人一脸怒色地带了几个老婆子，匆匆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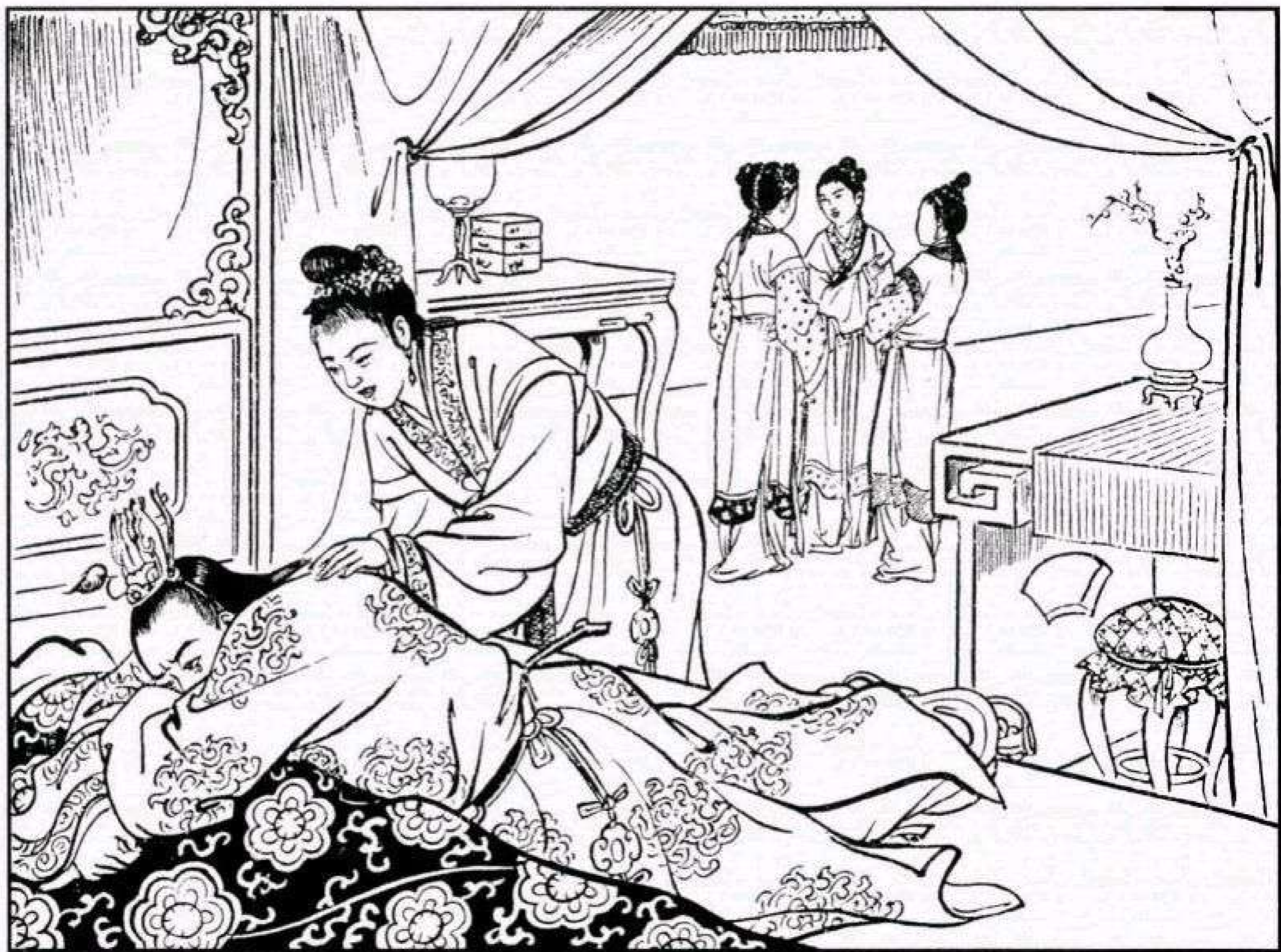


王夫人更不打话，喝命老婆子把晴雯从床上拖下来，挽架着出怡红院去了。可怜晴雯已四五日水米不曾沾牙，今番无故被逐，满肚子的委屈，一句也说不上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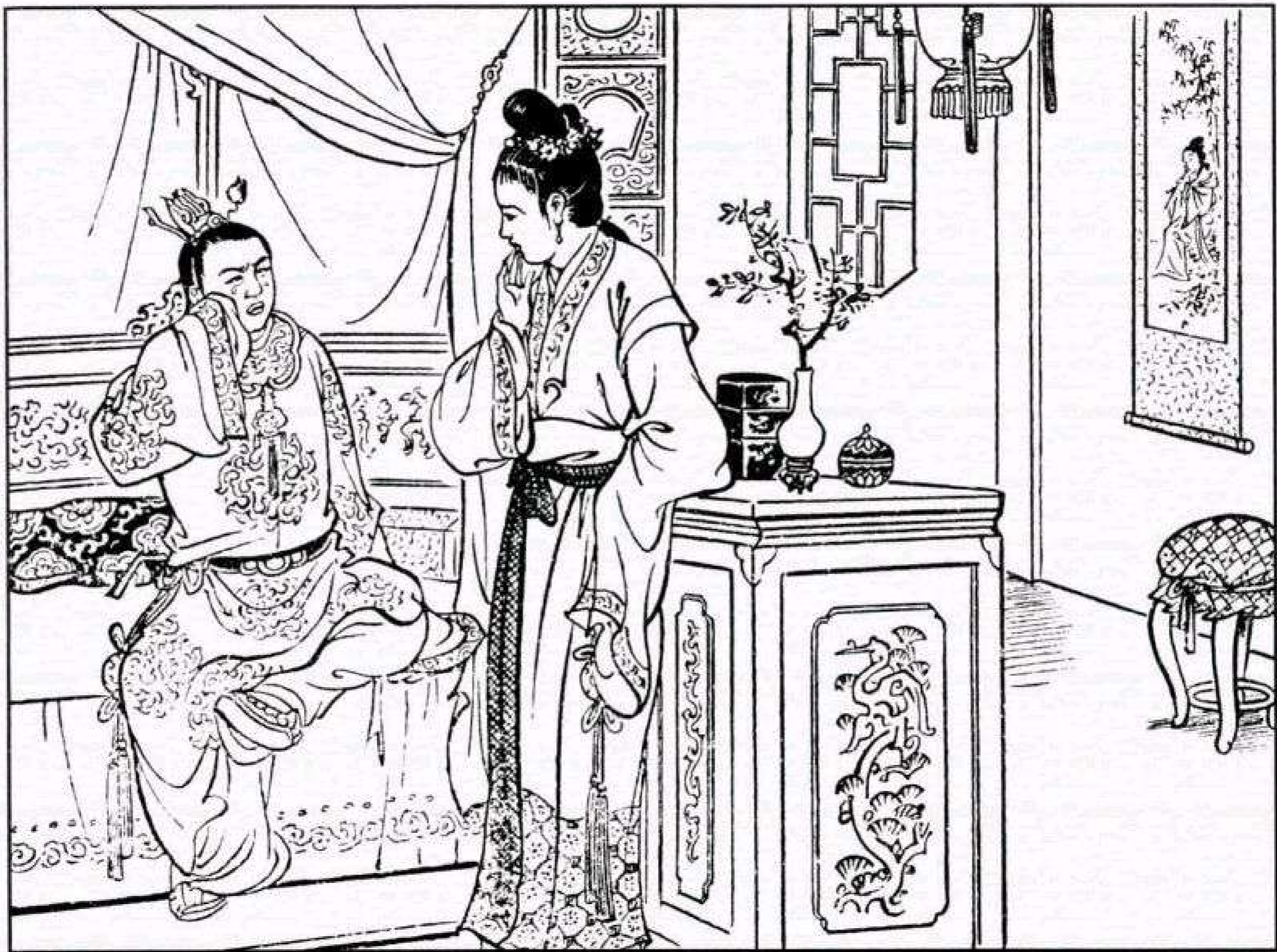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宝玉明知晴雯遭人暗算，心中又急又恼，但见王夫人这般震怒，却也不敢替她申辩。待送走王夫人，便倒向床上，大哭起来。袭人百般劝慰，宝玉只是不理她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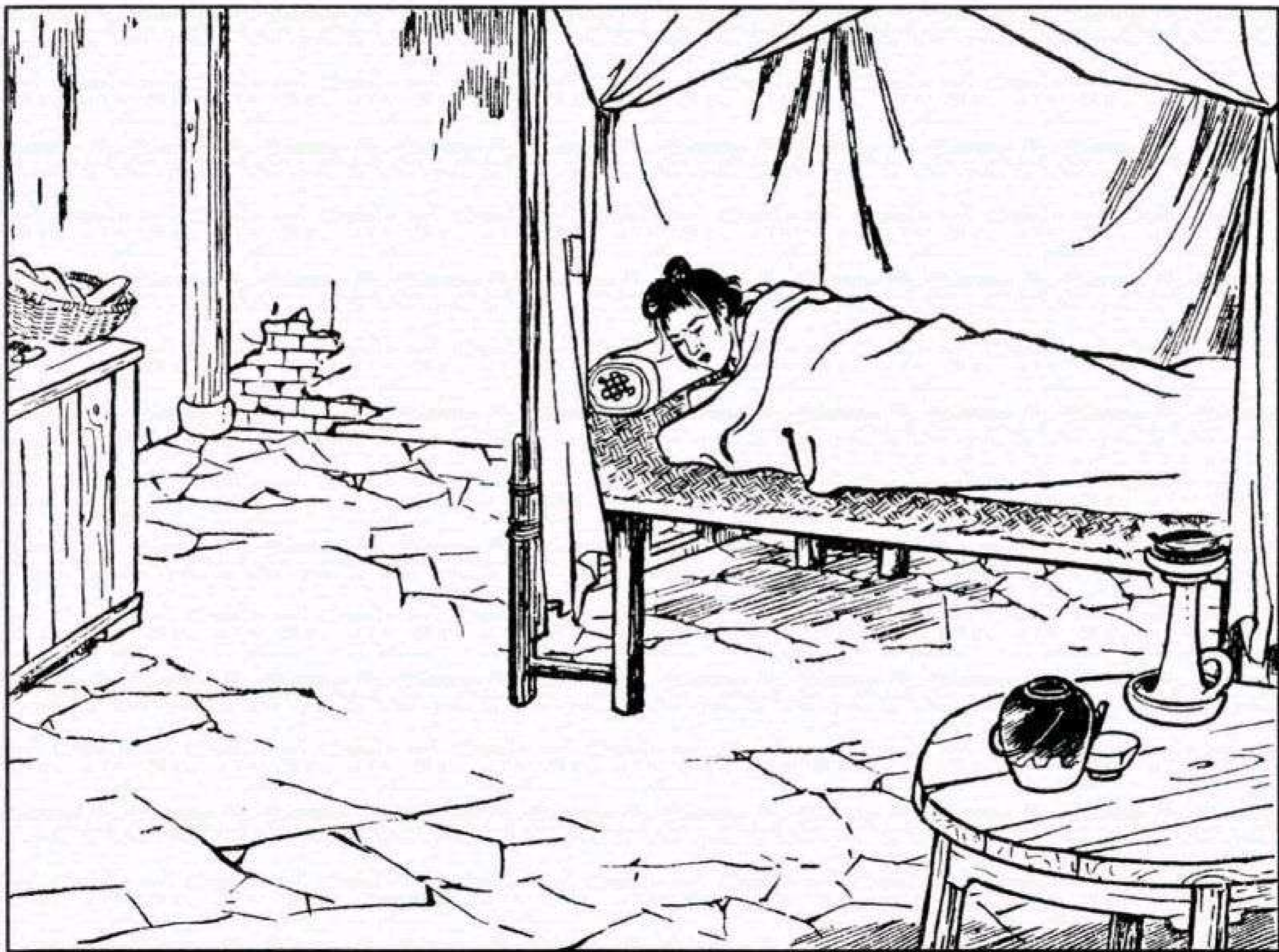
宝玉心想：晴雯虽生得比人强些，也没有犯过什  
么弥天大罪。就只是她的性情爽直，口角锋利，不想  
却把她带累了。想罢，又哭。



过了几天，宝玉瞒着袭人，溜到后门，央一个老婆子带他去看晴雯。这老婆子百般不肯，无奈宝玉死活相求，又许她钱，她才答应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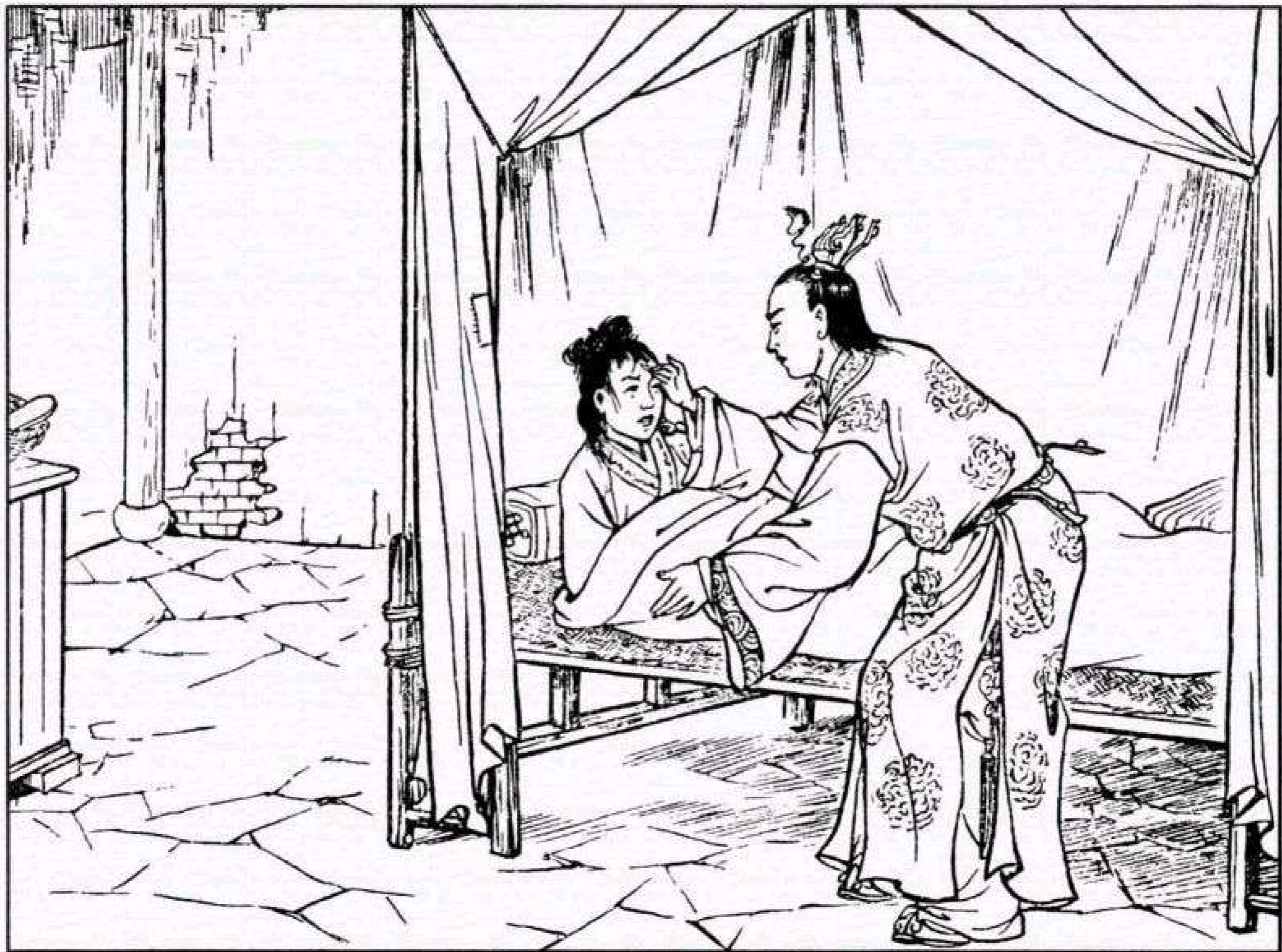
晴雯早就没了父母，被撵出来后，竟无处安身，只得住在姑舅哥哥家。那表兄、表嫂哪里有心肠照管她，各自出门去了，留下晴雯孤零零一个人。



宝玉找到晴雯家里，叫婆子在外面等着，独自掀起布帘进去。一眼望见晴雯睡在一张芦席上，心里一酸，早就滚下泪来。



晴雯因着了风，又受了她哥嫂的歹话，病上加病，咳了一日，刚蒙眈睡了。忽听得有人唤她，强睁双眼，一见是宝玉，真是又惊又喜，又悲又痛。



晴雯拉了宝玉的手，哽咽了半日，方说道：『我一道不能见你了！』接着便咳个不停。宝玉见此情形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哽咽。



晴雯道：「你来得好，我渴了半日，叫个人也叫不着，快倒碗茶给我喝！」宝玉听了，忙倒了半碗，送到晴雯嘴边。只见她像得了甘露一般，一口气都喝了下去。





宝玉看着，泪水直流下来，问道：『你有什么话，趁着没人，快告诉我吧！』晴雯呜咽道：『有什么可说的，横竖不过再挨三五日光景罢了！』



晴雯又道：『只是一件，我死也不甘心！我虽生得比别人好些，但并没有私情勾引，怎么一口咬定我是狐狸精！』说到这里，气往上冲，说不出话来。



晴雯两手已经冰凉。宝玉又痛，又急，又害怕，又不敢大声叫，真正如万箭钻心。



晴雯拭泪，把那双手缩回，搁到口边，狠命一咬。

宝玉看她这个样子，心也碎了。



晴雯将一件红绫小袄儿递给宝玉。晴雯是虚弱透了的人，这样一用力，早又喘个不停。



宝玉忙将自己的袄儿脱下来，给晴雯披上。晴雯睁眼道：「你扶我起来坐坐。」宝玉只得扶她，哪里扶得起？好容易将晴雯拉起半身。



晴雯连哭带喘道：『你快去吧！这里脏得很，你哪  
里受得？你的身子要紧。今天一会，我就死了，也口  
眼闭了！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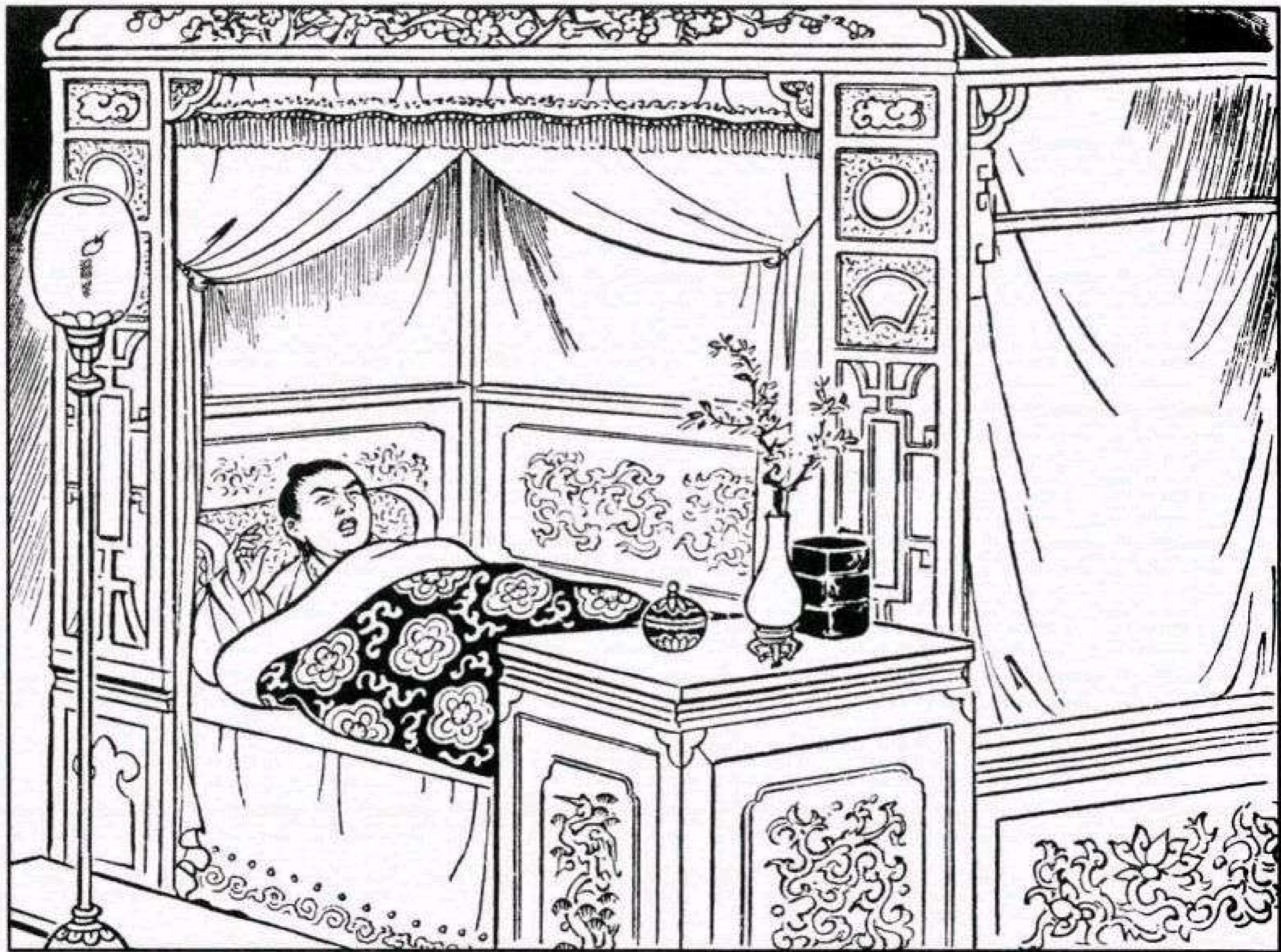


两个人正哭作一团，只听外面婆子在大声叫着：『二爷快走。再等会儿就要关园门了。』宝玉无奈，轻轻扶晴雯睡下，含泪走了出来。





宝玉回到屋里睡下，翻来覆去，只是长吁短叹。直到五更，刚蒙眈睡着，只见晴雯从外面走来，向他说：『你们好生过吧，我从此去了。』



宝玉忙拉住晴雯，嚷道：「你往哪里去？」晴雯笑道：「如今天上少了一个芙蓉花神，神仙叫我去管花儿，我这就去了。」



宝玉醒来，便到园中，对着芙蓉花呆看了一会，还做了一篇祭文，挂在芙蓉枝上。宝玉以为晴雯真的做了花神。他遥望青天，自言自语道：『晴雯是不会死的！』



## 晴雯之死

红楼梦之十二

---

原著 曹雪芹

改编 三民图书公司编辑室

绘画 董天野

责任编辑 陈元山 赵麟

---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

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 787 × 1092 1/50 印张 2.16

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8000